论语白话解选辑

上宣下化老和尚讲述

学而第一

论语白话解选辑

上宣下化老和尚讲述

学而第一

◎宣公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九月廿四日
开讲于美国万佛圣城

【编按】

上人为提高法界佛教大学、培德中学、育良小学学生之文化水准，于一九八三年九月廿四日在美国万佛圣城开讲《论语》，深入浅出，介绍中国固有文化菁华，方便西方学子学习，惜未讲完。当时录音设备不全，开始部份多所缺漏或不清楚，缺漏部份则由弟子补讲，以蓝色字体标示之；又音质不清、语气不明或英文翻译的部份，则以（……）标示。

【前言】

《论语》是孔子教育学生的言论，学生把它记载，整理成为《论语》。《论语》的内容，是立身处世的指南，是儒家思想的骨髓，有深厚的文学价值，乃是人人必读之书。

《论语》专讲做人的道理。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所不愿意的事情，不要给别人，这就是做人的目标。古人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这个道理。希望大家勉励砌磋，自能深得要旨！

在南宋时，朱熹先生教学，以《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小学教科书；以《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作为大学教科书。以后历代皆采取“四书五经”为教学的教材。凡是读书人，一定要背会四书五经，然后运用四书五经的道理，来齐家、治国、平天下。若不能运用，则成为食古不化的老学究，没有用处。所以要学以致用，这是读书人的本色。希望你们读了《论语》之后，务必依照《论语》的道理去实行，将来会做出轰轰烈烈的一番大事业。

《论语》分为二十篇，今将篇名说出来，让你们在脑海中有个印象。

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长第五。
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罕第九。乡党第十。
先进第十一。颜渊第十二。子路第十三。宪问第十四。卫灵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阳货第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张第十九。尧曰第二十。

【浅释】

“论语”：这“论”，不读“伦”，是“议论”的“论”，就是讨论问题。这是孔子和他这些个门人学生，互相谈话所说的，所以这叫“论语”。论语，就是互相谈话；你不要以为这个《论语》就有什么高深的意思，就是大家这儿谈论的语言。这都很随便地，很不加造作地，那么很自然地在那儿互相问答，互相讨论这一些个问题，所以这叫《论语》。《论语》里边讲到很多的做人的道理，看我们做人应该怎么样做？都是讲的这些个问题。

子曰：“子”字是“夫子”的意思；古时称老师为夫子；孔子对学生说。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公元前五五一～四七九年，生于山东省曲阜。他的祖先是贵族，后降为平民。

孔子是学而不厌，教而不倦的圣人。他在二十岁时，一面做官，一面讲学，所讲的学问，均为礼教。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注重礼法。所讲的政治，均为王道，提倡“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主张“正名”主义；所谓“名不正，言不顺”，特着《春秋》，实行正名的方法，所以乱臣贼子都恐惧起来。因为在《春秋》中，一字之

褒贬，可以成为忠臣或乱臣；忠臣则流芳百世，乱贼则遗臭万年。

孔子提倡“有教无类”，不分阶级，一律施教；讲学五十年，桃李满天下，学生有三千余人，身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者有七十二人。孔子所创立的是文武合一之教育制度。

孔子在鲁国作过司寇，即是宰相，帮助国君治理国家大事。为政三个月，鲁国大治，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风气；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情形，真是太平盛世。人人相敬，个个相让；以礼相处，以诚相待。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那时可以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这时，齐国（在鲁之西），见到鲁国一天比一天强盛起来，觉得受到威胁，乃生嫉妒心，设法破坏。齐国君臣乃共同研究一个办法，令鲁国衰弱，好解除他们的威胁。于是训练一群女乐，不但年轻貌美，身材窈窕，而且能歌善舞，精通奏乐，非常悦耳；歌声清脆婉转，令人听之迷糊；又会献媚，所谓“一笑百媚生”，令人神魂颠倒。

齐国存心不良，内藏诡计，外表友好，将这些女乐送到鲁国，贿赂奸臣季桓子，献于鲁君。不出所料，鲁君中了美人计，昼夜欣赏女乐的表演，三日不朝（古时国君在五更时，要上朝听政，和文武百官接纳呈表，研究治国之道）。孔子一看这情形，大失所望；既然鲁君被女乐所迷，不理国事，孔子遂辞职而去。

孔子在五十七岁时，率领弟子们（学生）周游列国。因为孔子治理鲁国有卓越的政绩，所以有人重视他，崇拜他；也有人嫉妒他，诽谤他。当时，诸侯各霸一方，各自为政，根本不听周天子的命令。孔子提倡“忠君爱国”的思想，当然不受诸侯欢迎。孔子在外十三年，看自己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在六十八岁时，领着学生返回鲁国，放弃政治的理想，专心整理古籍。

他一生崇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人之道，将他们的思想集其大成，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乃删诗书，定礼乐，令人知道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道理，也就是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种种的礼节。孔子于七十二岁逝世，后

世尊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学而第一】

“学而第一”：“学而”，就是要学；这是《论语》的第一篇，谈论的都是“学问”方面的问题。

（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子，就是指“孔子”、“孔老夫子”；夫子，就中国古来称“老师”为“夫子”。在《论语》里，“子曰、子曰”，就是说：“这是我们老师说的话。”我们的老师，就是孔子。孔子，你们都知道了，就是Confucius。

“学而时习之”：学习学问，要时常温习它。你若时常温习它，就会从旧的道理里头，领悟出新的道理来。“不亦说乎”：这“说”字，读做“悦”，就“喜悦、高兴”。这样子，不是很教人高兴吗？

“有朋自远方来”：有朋友从远方来。来干什么呢？这不是来尽玩、尽闹，是来共同研究功课、增长道业的。“不亦乐乎”：这“乐”字，是“快乐”；有朋友从远方来和我一同研究、学习，这不是很令人快乐吗？这是孔子这么说的。

“人不知而不愠”：愠，就是“愠怒、发脾气”。

（注：弟子英语发言……。）

上人：你们听我讲的，有什么地方还没有听明白，现在可以问。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或者你们自己觉得应该有更好的讲法，也提出来告诉大家，也是“论语”。这我们现在的“论语”，他们是过去的“论语”，所以你们谁都可以发表你们的意见，不要在那儿不发布施心。都没有意见？

（……）

这个问题，就是他自己很有学问、很有德行，没有人认识他；这个“知”，就是“认识”，recognize；没有人认识他，就是 nobody recognize

him。好像他是一个很有道德很有学问、very famous professor（很有名的教授），到一个地方，没有人认识他，大家也都对他好像很冷淡地。这一般人差不离的，就受不了；受不了，就该发脾气了！内里头就不高兴了：“赶快走！你们简直的；你们这杂志尽骂我，我不看了！”其实说道理的，并不是骂某一个人，他就发脾气了，这叫“愠”了。

“而不愠”，谁不认识自己，谁不了解自己，谁不明白自己，都没有脾气；认识和不认识，了解不了解自己都没有问题的。这叫“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这不就是一个很有德行的君子吗？“愠”，就是生烦恼了、发脾气了、愠怒了！这个“愠”，有点在脸上显现出发脾气，还没有怎么说出来，所以旁边有个竖“心”嘛！它是在心里头的；心里头很不高兴的，或者就气得发狂了！

（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有子曰”：有子说了。有子，是孔子的学生，姓有，名若。说“有若似圣人”，就是认为他的器度样子，很像孔子；所以他也是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说什么呢？

“其为人也孝弟”：这个“弟”，是“悌”，不读做“兄弟”的“弟”。悌就是“友爱兄弟，恭敬长辈”。孝，就是“孝顺父母”。这个人既孝且悌，但是怎么样呢？“而好犯上者”：但是他却喜好冒犯长上；犯，就是“言语冲撞，态度也不恭敬。”“未之有也”：这是没有的事！这种事不会发生的！

“不好犯上”：说他不会冒犯长上，不会没礼貌，“而好作乱者”：但是他却是个喜好作乱的，会做坏事，杀人放火抢劫什么的。“未之有也”：这也不会有的，这不可能的！

“君子”：君子，是有道德，有道心的人。有道德，有道心的君子。“务本”：他很注重做人根本的道理。因为“本立而道生”：你根本立得住了

，做人的道也就生出来了。那么做人的根本是什么呢？这接着就说了，“孝弟也者”：这种孝顺父母和恭敬长辈的美德。也者，就“这种事，这种道理。”“其为人之本与”：这应该就是做人的根本吧？这个“其”，是推测的疑问词，就“大概是”；这是有子的推测，说，这大概是做人的根本道理了？

（弟子问……）哪一句？（弟子：“本立而道生。”）你根本立得住了，做人的道就会明白、就会生出来了。这个“道”，就是“做人的道”；孔子所讲的，都是讲“做人”的道，不是讲“修道”的道。

（三）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孔子说了。假设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呢？他“巧言”：说话总是说得很巧妙；很巧妙，就不是用直心，专说好听话。“令色”：脸色装得和蔼可亲的样子。“鲜矣仁”：鲜，读做“险”，是“少”的意思，很少仁慈心。这是孔子的批评，说这种人很少有真正的仁慈心！

（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人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曰”：曾子说了。曾子，他姓曾，名参；他和他的父亲曾晳，都是孔子的学生。这个曾子的资质不是最聪明的。孔子说他“参也鲁”，是愚鲁的；可是他是个很用功的好学生，也是很孝顺的，所以孔子就把《孝经》传授给他。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我每天都拿三件事来自我反省。反省，就那么自己想一想，自己考察考察自己的行为是对、是不对？

“为人谋”：谋，是“谋划”，就“做事情”。我帮人家做事情，“而不忠乎”：我是不是很忠实？有没有尽力了？就问问自己。“尽己之谓忠”，忠，就是尽力了，不随随便便地。

“与人交”：我和别人交往做朋友，“而不信乎”：我是不是讲诚信，是不是有信用？

“传”：老师所教导的功课，“不习乎”：我是不是上课时好好学习？下课后又好好复习呢？我是不是用功，还是尽打马虎眼呢？

你们要不问我，等下个礼拜我再讲的时候，我要提出来问你们了；要抽签的，你到那时候你不会讲，不给我复出来；差了一点呢，我就和你要打一架。所以现在你不明白要赶快问。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叫谁。你们来给我复讲的；每逢我讲，提前要有两个人要复讲的。你要不怕抽到，不怕我叫你复讲嘛，那就不注意一点也可以。（……）

说到学习，我想到苏州灵岩山那个佛学研究院一个事情。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教师叫化东法师，教化的“化”，东西南北的“东”。这个法师根本一个字也不认识，和那个晒蜡法师差不多。你们听过有个晒蜡法师没有？

弟子：没有。

上人：这个法师啊，你看学佛法学到什么程度？把那个蜡烛，拿出去搁在太阳下晒。他说这个蜡烛会反潮，那么晒一晒它就晒乾了，就不反潮。可是叫太阳一晒，都晒变成水了，没有了，这叫“晒蜡法师”。

那么他在观宗寺学了十多年，一个字不认识，只学得了一个法师，矮矮的，总是穿着破衲袍，破衣哆嗦地。他就给我们讲《教观纲宗科释》，那么大家听，大家都“扶小座”。我那时候，想起来我很坏的；很坏的，我一听就记住了；记住了我就是出去调皮。怎么样子？这儿跑跑，那儿看看；看看花园啦，看看流水啊，看看这个刮风啊，各处就……，一点也不注意。

我这些同学嘛，看见我这样子，他们也就跟着在我后边；等一到复讲的时候，一抽着我，他们都照着本子来复讲，我也不用本子－－我就那个法师怎么讲的，我跟他讲的一字都不错。他们就：“哎！你也没学，你也没温习，怎么搞的你都会了？”我说：“我早就学过了！”根本我没有学过，所以呢，打妄语。啊！很坏的，就影响得人家也不用功。你说这不是坏是什么？这也难怪你们现在都不听我话，这是果报。（……）

（5）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你们各位说一说这个“道千乘之国”，这一句怎么讲？每个人都讲一讲。（弟子讲解的内容缺。）

这是当时在列国的时候，所有治理国家的人，都不是出类拔萃的，都是在那儿糊里糊涂地争权啊，夺利啊，搞一个好名。所以孔夫子见着这种情形，很感慨这么说，说“道千乘之国”：这个“道”就是个治理。治，就好像有病似的，治好了它。理，就是一点一点地、一步一步地，就像抽丝似地把它整理好了。

“千乘之国”：“千乘”，就是古来那国家都有兵，这个兵都坐着车。那么每一个兵车是拉四个人。这四个人是向四面的；四面来了敌人呢，（.....）国的君呢，就百乘之军，那么这是一个。以此类推，就说这国家有军队，也要会治理的。那么这儿就说这个“道千乘之国”，千乘之国，就是治理这个能出一千辆兵车这样的国家。

“敬事而信”：因为当时这个当局的人呢，都是那么乱七八糟地，对什么事情都马马虎虎地，不拿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当一回事，所以做事都很懒惰地，不那么尽心竭力去做去。所以他说“敬事而信”：要恭恭敬敬地对这个治国之道；治理国家这个方法，要恭恭敬敬地，很慎重其事地；郑重其事地丝毫也不马虎。无论对什么事情都看得很重要，所以叫“敬事而信。”还要有信用，不能失信于老百姓。

好像那个周幽王失信于老百姓。点的那个烽火，古来也没有什么雷达啊，也没有什么电话、电报啊，讯息交通也不发达，也不通。那么就怎么样呢？造这个烽火台，等一有事情了，就点着火；这火一着起来，这个烟很高的，各方诸侯一看呢，就望着这个烟，就都发兵来救这个国家了。

可是周幽王他这个褒姒嘛，总也不笑。那么总也不笑，有一次周幽王就把这个烽火台点着了；点着了，就故意博取他这个褒姒的一笑。那么这个点着了，诸侯都来了，在城下那儿都很紧张的，顶盔冠甲的；完了，到这儿，这个褒姒一看这么多军队都来了，各处来了，她就哈哈大笑。

她一笑，等完了这些诸侯就问周幽王说：“你点着烽火，叫我们来做什么呢？”周幽王说：“没有事，不过就是我那个娘娘她很愁闷的，我把你们引来，叫她看看你们的军队，她现在很欢喜了，她高兴了。”

啊！这些诸侯一听：“唉呀！你真是个昏君！你怎么能因为你太太，来戏弄我们这些个诸侯？”就都回去了，班师而还。

等到这个周朝又有了事了，有其他人来侵略周这个国家了。喔！他这回又点着这烽火，召这个诸侯来。诸侯这回看见这个烟：“喔！他又是想叫娘娘笑，我们不干了。”不去，结果江山就丢了。你看！这叫“幽王举火戏诸侯”，就是不会治理国家，治理国家就马马虎虎地。

那么，所以要“敬事而信”，要有信用。他为什么把江山丢了？就因为他对人家失信用了，所做的事情令人不相信，所以就把江山丢了。这叫不敬事而信。

孔子在鲁国当司寇；司寇就是宰相的样子，作宰相。孔子为鲁司寇，“三月”：治理国家三个月，“而鲁国大治”：鲁国就“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枪刀入库；马放南山”，都是太平盛世的样子了。等这个齐国一看，齐国和鲁国是挨着的，齐国就妒忌了。齐景公妒忌了，就说：“唉呀！我们这个邻国它要强起来，对我们也不利啊，我们要想法子来破坏它。”一想，大家开会一商量，得用什么方法去破坏鲁国这个治安呢？然后就训练出一班的“女乐”，这“女乐”就是女人唱音乐。训练一班这个女的，又漂亮嘛，声音又婉啭，像这个莺，像那个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那么美而中听的。

所以她一唱这歌，一奏音乐，都训练好了，就给这个鲁国送去了；给鲁国送去了，就是为着破坏鲁国的政治。所以你看，那时候的人就这么坏啊！现在这些个人呢，还想不出这些个坏法子来，比那时候还好。那时候，你看，“有智慧的”人也多，能够想出这些个破坏其他人的国家这个方法，就用女乐。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季桓子是鲁国的一个官，这是个奸臣；奸臣就不是忠臣。那么这个奸臣一看：喔！这些个女孩子这么漂亮！又会做音乐，又会跳舞。那时候不是芭蕾舞，那时候大约是土风舞啊，或者什么舞这一套的，就那儿蹦蹦跳跳地。

这季桓子一看：“哇！这真好啊！”于是乎就献给鲁王了；献给鲁王，鲁王一看这个女乐，哦！真是啊！饭也不记得吃了，朝也不记得上了，国家的事情也不管了，所以三日也没有上朝。本来这个皇帝是每天五更的时候，要去临朝坐殿，和文武百官来讨论治国的方略。他三日也不管了，国家怎么样也不管了。三日不朝，孔子一看：“喔！这……你这样地荒淫无道！乾脆走了。”所以把小包一收拾，就把这个印也都不要了，挂印封金就走了；走了，于是乎就去周游列国。

因为他在鲁国那三月，把国家治得那么好，于是乎每一个国家，有的人就很重视他，很高看他的；但是有的人呢，就很妒忌他。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说“道万乘之国”，这个大约也是很叹惜地说这话，说：“唉！现在治国的，简直都是那么笨呢！都是那么愚痴啊！你要是治理出千乘之国的这个国家，你应该‘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

“节用”，就是节省一切的物质，用什么都要节省，不要那么浪费，不要把物质都浪费了，都丢了，不能用；天地间生的物质不能用，都把它浪费了，所以他说“节用”。“而爱人”：“爱人”就是重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视老百姓这生活，要爱护老百姓。作皇帝的一定要爱护自己国家的人民，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一个人要是吉庆的话，那所有的老百姓都是借光了，所以“兆民赖之”。

“使民以时”：这个老百姓，你不能什么时候都用他；你要按着时候来用他。什么时候呢？按着他那个闲的时候，不在这个农忙之际了；他在这农忙的时候，他正在种地，正在那儿耕耘呢，你要不叫他做工，那你就等于害死他一样的，老百姓都没有饭吃了。所以要“使民以时”，用老百姓的时候，按着那个闲暇的时候；不是什么时候要老百姓做工，就把他抓来就做，不是那样的，要“使民以时”。

（6）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子曰”：那个孔夫子又说了，说“弟子”，“入则孝”：你作学生的--“弟子”就是学生--你要入到家里就应该孝顺父母。“出则弟”：你这个小学生到外边呢，就要和朋友、兄弟要悌敬，要很不顽皮，不马马虎虎地，所以“出则弟”。

“谨而信”：说要很谨慎地，还要很有信用地，不要失信，对任何人也不失信；你一失信了，你讲大话将来谁也都不相信你，所以要“谨而信”。

“泛爱众”：“泛”是广泛，广泛来爱护这一切的人。众，就是所有的人。“而亲仁”：而亲近这有德的人。这个“仁”就是仁爱人的人，也就是善知识，而亲近有德行有智慧的人。

“行有余力”：你如果有闲暇的时候；你做事情有余暇的时候，就是你没有什么事情做的时候。“则以学文”：那时候你就好好读书，不要把光阴都给空过了，不要令这个黄金——那光阴，都像粪土就把它撇弃了。

这是今天这个《论语》这一段的意思。那么他说教“弟子入则孝，出则弟”，也就是教他那些个学生，怎么样去作人，怎么样学一个好人，怎么样作一个人的榜样。所以能这样子，这就是人的榜样。

（7）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上人：后边听不见可以坐到前边来坐。前边那儿有地方，都可以往前边坐。

（8）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

上人问：没有念错吧？

弟子们：没有。

上人：这个子夏，是孔子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也是孔子一个很欢喜的学生，所以常常在《论语》上提到他。

子夏，他本姓姓卜，名字叫商；他的别字就叫子夏，就是夏商两个字；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他是当时很好学的一个人，也很有智慧的一个人，所以在《论语》上常常提到他。他说“贤贤易色”：这个说的，你亲近贤而有德的人，就像比那个亲近好美色的那种的思想更重要。

“易”，是换过来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说我没有看见人好（音hao-4）欢喜作这个有德行的事情的人，好像欢喜那美色那么样的专心志致去求它，去作去。这个也就是说，你要把那个好美色那种的思想，那种的心理，改变成欢喜德行，欢喜这个“贤人”，贤而有德的这个人。你能这样的改变了，就是一个很有造就的君子。所以说“贤贤易色”，就是那个好美色的那种思想，把它改变成为欢喜这个贤人，要亲近有德，远离凶人。

所以《法华经》上不是说，“又见菩萨，离诸戏笑”：见着这一类的菩萨，离诸戏笑──把这个“戏论”，就是讲笑话，或者开玩笑这种的戏论，都远离开。“及痴眷属”：和这个愚痴的眷属。愚痴的眷属就是欲念很重的眷属。“亲近智者”：亲近有智慧的这样人。“一心除乱”：一心就把这个乱除去。“摄念山林”：总是守自己这个正念，在那个山林里头，“千万亿岁”：有千万亿岁那么长的时间。

我们修道这一生，几十年，这不算个什么，这很短的一个时间。所以“贤贤易色”，就是你能把这个好（音hao-4）美色的那种的欲念，改成好（音hao-4）“贤人”：贤而有德的人，那就好了。

所以说，这要怎么样呢？你要先“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就是事奉，就是来照顾父母。照顾父母能“竭其力”：你要尽上你的力量，你尽你的所能来供养父母，这个是“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要事奉君呢？“奉”就是供奉那个“奉”。事奉这君上呢，你“能致其身”：能以把自己身心性命，都交给皇帝。因为那时候是君主时代，这就是一个忠，忠臣，所以“事君能致其身”──为国宣劳，为老百姓来服务。

“与朋友交”：和朋友交往；交朋友要“言而有信”：说出来的话一定要重然诺，要有信用，不要马马虎虎地，不要打妄语；你要打妄语，人家再就不相信你了。这所以“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说出话是真实不虚的。

“虽曰未学”：虽然你说他没有读过书，没有从事学业去研究，可是“吾必谓之学矣”。这子夏下个决定辞，说我一定说这个人他是有学问的人，他是学过了；他要不学过，他不会这样的，所以“吾必谓之学矣”。这是决定辞——我一定说他是学过的，一定说他是有学问的人。这是这一段。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下面这一段说，“子曰。君子不重”：说这个学问呢，这就是接着前边那一段；前边那个是讲学，所以这“学而”都是包括在学问之内的。

这一章说，“君子不重”：说这个君子啊，你要不自己尊重自己；不自己重看自己，“则不威”。你要不把自己看重了，尊重自己；尊重自己并不是骄傲，就是自己很谨慎，很小心，不是那么马马虎虎，慌慌张张地，要很慎重其事地，做什么事都恭恭敬敬，不能马马虎虎地。“君子不重”：你做什么事，不重视这个事，“则不威”：你就没有威，没有一种威德；没有威德，人家就会轻看你，“则不威”。“学则不固”：你所学的什么东西，你都是马马虎虎地，不会有坚固的基础，不会有真正的学问。

“主忠信”：这个“重”怎么样呢？要“主忠信”，要“忠以持己，信以待人”：这个对什么事情，我都要谨慎其事，尽上我的忠心。“信”：不要对任何人失去信用，令人不相信。

“无友不如己者”：你所交朋友，不要交那个坏朋友。“不如己”，并不是说这个学问不如己，或者是道德不如己，就是那个一切的品德不如自己，那个损友。你不要交那个坏朋友，和自己不是志同道合的，“不如己者”。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大家志趣都不一样，你交这么个朋友作什么呢？所以“无友不如己者”：你不要交那个坏过自己那种朋友，自己或者就更坏了。那比你更坏那个朋友，你不要交他。

“过则勿惮改”：你无论有什么过错，不要怕改。所以我们这个佛教里讲忏悔；忏悔就是改过，就是痛改前非，就是很坦白地，很自然地要对大家来忏悔。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一个最能收拾自己贪瞋痴慢疑的好办法。所以大家对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今天就讲这么多；我讲的要不对，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来提出一个新鲜的道理，告诉我。我讲，也不一定都正确的，你们不要都相信我的话，或者有骗你们的地方都不一定的。但是你们会这样想，我不会这样说；我不会诚心想要欺骗你们，我是用我很直心，来同你们大家讲这个《论语》、讲佛经，都是用直心来同你们讲的。OK。

（……）不上来，就因为大家都睡着了，不知道我讲的什么，也没有听见，所以就没有意见。I know it why everybody... because everybody goes to sleep. This Dharma Master has power to make everybody go to sleep. Yes? 这个法，是大家共同的智慧来发挥出来的，不是死死板板的，也不是有一定的法。所谓“法无定法”，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智慧，听着其他人讲的，或者正确，或者不正确，自己要有择法眼。要是正确的、合乎佛法，我们就应该把它记得；要是不合乎佛法，我们应该随时提出来说一说。

因为佛法没有人情讲的，没有说“我包涵包涵你，你包涵包涵我。”在中国的佛教，就因为互相包涵，互相不说真话，你怕得罪了我，我又怕得罪了你。你讲真话，怕我不高兴；我讲真话，怕你不高兴，所以这个佛教一天衰弱一天，一天不如一天。说佛教是救人的，结果连自己的教都不能救了。于是乎，大家都作佛教的一个不肖的弟子；乃至于根本就不是为着佛法，为的是怎么样能有缘法，怎么样能有名誉和地位，想尽办法来攀缘，想尽办法制造名誉、地位和权利，所以把佛教就都毁灭了。真正的佛教的道理，没有人懂了；所懂的只是不劳而获，只是贪便宜，找容易的事情来做，所以这是亚洲的佛教情形是这样子 。

虽然如此，这个佛教徒本身还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在那儿以盲引盲，以迷入迷，令本来很有造就的一个佛教的栋梁之材，结果弄得一点材料也

没有了，都成了废物。这是……我不是故意这么说来骂亚洲的佛教，这是我亲身的经验，的确如此。那么希望在美国这儿，在西方佛教刚刚一开始，不要就养成像亚洲的佛教那种风气。

因为这个，所以我们无论谁讲，都要特别注意，特别听，用我们这个智慧，来照了这个法的诸法实相；照了诸法实相，有谁讲得不合乎法的，我们一定要随时就提出来讲一讲，大家共同研究，交换智慧。我们在这儿学佛法就是学智慧，不学愚痴。你要是你也遮盖着你的错误，我遮盖我的错误，那就是互相想要走到那个愚痴黑暗的途径上去。

那么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果真，果然呢有一点真。（……）所以你们各位对这一点，应该大家特别注意，人人要都能生大惭愧心，那佛法一定会发扬光大的。为什么佛教不发扬光大？就是人人都没有惭愧心了，不知道忏悔了；不知道忏悔是个什么，不知道改过是个什么。

今天《论语》上说“过则勿惮改”：无论有什么过错，一定不要怕改；你要怕改过，你保护着你的过错，那将来一定会堕地狱。为什么呢？你没有光明了嘛！这一点各位要特别注意的。

那个儒教所说的“君子之过也”：君子那个过错“如日月之蚀也”：就像那个太阳啊、太阴啦、日蚀、月蚀。白天太阳没有了，不是被云彩遮了，被“蚀”了；晚间呢，月光也被“蚀”了。这“蚀”了，就黑暗了，所以君子之过，就像那个日月无光似地，没有了。“人皆见之”：人人都看得见的，说：“啊！你看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他还有那么大的过错呢！”

“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他要是改了，大家都佩服了。这个“仰”就是仰望，都是佩服了。所以我们佛教徒，要能以懂得这个道理，人人都会成圣成贤的，人人都会证果，证阿罗汉果，行菩萨道究竟成佛。这是一定的，我绝对不会骗你的。你们只要照着这条真实不虚的，真真实实的这个路去走去，一定早晚会得到真正的智慧。

不过，你们不要“揠苗助长”。怎么样叫“揠苗助长”呢？我常说，就像宋国那个人似地，他看他那个苗长得不够快，他要帮着他那个苗去往高了长；那个怎么样帮着苗往高长？他把它拔出来，拔得高一点。一个苗拔高一寸，一个苗拔高一寸，喔！这很快就“长高”一寸。他认为这是帮它长了。

“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喔！累得很疲倦的样子。“芒芒然归”：什么都不记得了，什么都忘了，芒芒然归。“谓其人曰”：告诉他家里的人就说了，说“今日病已”：说我今天可疲倦到极点了。为什么疲倦这么厉害呢？“予助苗长矣”：我呀，帮着我所种的那个田，帮着它长了。

“其子趋而往视之”：那个儿子很快跑，喔！这个父亲有了神通，大约是念一个什么密宗的老鼠咒吧；一念咒，把这个苗就帮着长高了。啊！赶快去看一看。“苗则槁矣”：到那儿一看，这个苗都乾了。因为把根都拔出来，它不乾怎么样呢？所以“苗则槁矣”。你不要帮着它长，这个“铁梁磨绣针，功到自然成”：你要有忍耐心，有定性，那么勇猛精进，不要生一种退悔的心。

我们应该要知道，释迦牟尼佛三大阿僧祇劫修福修慧，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修几大阿僧祇劫了，但是我们就是修了几大阿僧祇劫，我们还不要自满，不要说：“喔！我已经修了几大阿僧祇劫了。”我们当还是第一步从这儿开步走。

（9）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曾子”，你们认识了，和这果曦（恒和）是一家子。果曦俗家也是姓曾，那么这是你的祖先。（果曦：……）哎！那么所以你有这样的好祖先，你要好好地学佛法才可以的；不要那么尽打妄想啊！

曾子说了，说是“慎终”；怎么叫慎终？“慎”就是谨慎其事；谨慎，就是父母在死的时候，要对这个事情要很慎重地，看得很重地，不可以那么马马虎虎地，这叫“慎终”。你要好好地来作这个事，就是办这个丧事。“

追远”：不是父母死了的时候，你谨慎其事就算完了；还没有完，要“追远”。就是到每一年遇着父母的忌日，要去回忆一下。“追”：就是回忆，就想一想，去到坟上扫一扫坟，把那坟给扫干净了。

中国讲烧纸钱，这个是不太好的。因为你烧那个纸灰，在那儿把那个地方也都弄邋遢了。并且我常说这个道理，你们大家应该知道。鬼不用什么钱的；鬼要用钱呢，那它还不如人了。鬼要用钱的话，它自己也会制造钱，不用人你给它钱，它才会。我们人，谁给呢？我们人，没有人给我们制造钱，都是人类自己本身来想这个方法来做这个钱。那么人既然会做钱，鬼它为什么要人给它钱，你来烧纸钱，这个才有钱用呢？尤其鬼也不需要用钱了，不需要到处去行贿络。所以假如要是鬼用纸钱的话，西方人没有烧纸钱的，那些鬼都变成穷鬼了，没有钱用，都变成要饭的了？这没有这个道理的。世界上没有这个道理，所以人要聪明一点。这就是中国那些个愚夫愚妇，以讹传讹这种风俗。

好像中国人现在，尤其这个人死了，喔！用纸糊一个大飞机。那纸糊的飞机烧了，它就能用吗？那个纸扎的，尤其变成灰了，那个人怎么可以坐到那个飞机上？你想想看！又烧一个汽车，用纸糊一个汽车烧了，这才是骗人呢！这就是那些作生意的人啊，想尽方法来骗人的钱，所以利用你这个弱点。什么弱点呢？你贪心的弱点。你这个贪心，他说：“喔！这鬼也要钱，你给他烧什么他有什么。你烧个火车，他就有个火车；烧个飞机，他就有个飞机；烧个，欸！这个小汽车，他就有个小汽车。”这完全是太滑稽了！太滑稽了！没有这个道理的。

没有这个道理，那为什么一般人他还要用很多钱买这东西去烧呢？就是一个贪心作怪。那个贪心呢，他人那么贪钱，他以为鬼也是贪心鬼，也就那么欢喜钱。其实那个钱，就算他欢喜钱，也是变成灰了，他怎么能用那个？那灰有什么用？那灰要是钱的话，那纸没烧之前它像个钱似地，那么烧了之后它还是钱？你们相信这个道理吗？我相信这就是人这一种贪心在那儿作怪。

还有的，现在你说这个人糊涂到这么个样子上，说是啊鬼需要钱，所以他没有死之前呢，就烧了很多这个金银啦，这个纸马啊，说存到阴间银行去，存到阎罗王那儿那个银行，他死了好到那儿就有钱用。你说这个人，如果不是像个猪似地，他怎么会这样子？

你们想一想，他怎么不想：“啊！我到极乐世界去，我什么都不要了，没有这些个啰嗦。”他不这样想，他要到地狱去。地狱，他还以为有个银行在那儿可以存款。哈！阎罗王一看你来了：“好东西！你这个贪心鬼！我叫你去吃粪去。”派他去作那个屎坑里的虫子。

所以这一点，你们各位要用你们真正智慧，来破除这个迷信。什么叫佛教里迷信呢？这就是迷信。

那些和尚，还鼓励说：“烧多点啦！烧多点好啊！”你看，把人弄得：“喔！那个法师都叫我烧多点这个。”你看，以为是真的了！因为他不会骗人啊！人家都是知道这个出家人不骗人啊！不打妄语啊！想不到他和这个作生意的合起来来骗人，他想不到的。所以这一点，你们大家要深深地明白了。我和你们说过之后，你们到处要宣传这个道理，切记不要人烧这个纸钱金箔啊，烧这些个东西。这真是没有用的！真是浪费世间的金钱！

所以，这叫“追远”。你要是再能永远记念父母的这种养育之恩，虽然他死了，也是到这个春天去拜拜山，就是到那叩几个头啊，上一支香，这是可以的。不需要烧纸钱；烧纸钱真是没有用的。我知道，假如我是鬼，谁给我那么一堆灰，我真讨厌到极点了。所以这要讲真理的，所以“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矣”：“民”就是老百姓，老百姓这个风俗纯朴了，风俗习惯都很忠厚老实的，这叫“民德归厚矣”。那个老百姓的这种的德行，都一天比一天就会多起来，所以“民德归厚矣”。

（10）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

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禽问于子贡曰”。有人知道子禽是怎么回事吗？是姓什么的？有没有人知道？我问你们；你们知道就赶快讲，不要在那儿入定。

弟子：姓陈。

上人：啊？

弟子：姓陈。

上人：姓什么？

弟子们：姓陈。

上人：啊？

弟子们：陈；耳东陈。

上人：啊！耳东陈。他有没有旁的名字啊？

弟子们：……

上人：啊！那就陈子禽了。陈子禽，大约他是很欢喜这个鸟的，所以用这个一个禽兽的禽。

“问于子贡曰”：他就问这个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我们这儿不有个恒贡？不也是果赐，字恒贡，也就是从那儿来的。你要知道那个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这个最会作生意叫陶朱公，但他不是陶朱公，总而言之他会作生意，所以说“子贡生财”。

“臆则屡中”：他最知道行情。无论什么东西起价，什么跌价，他一想就知道了。他预先一揣测：“啊！今年水果会赚钱的。”他就买了很多水果。“啊！核桃不错。”所以他就买了很多核桃来卖。他这样子就赚了很多钱。这叫“赐货殖焉。臆则屡中”。“臆”，就是他想一想，就很多时候都碰上了。就像买马票似的，他就中头奖了；买股票，也是那股票就涨价了。他这最会作生意，这是子贡的长处，可是他也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说是问子贡，他说“夫子”：夫子，你们知道什么叫“夫子”啊？

弟子：夫子就是孔子。

上人：啊？

弟子：就是老夫子。

上人：啊？

弟子：老夫子。

上人：哎！老夫子，老夫子，不像香港那个报纸上尽讲“老夫子”。这个“夫子”，就是我们的老师。这是一个通称叫“夫子”。好像你们互相谈话说师父，这个也就是一个师父的别名。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夫子。所以他说“夫子”。

“至于是邦也”：说我们的这个夫子，他无论到哪一个国家去。“至于是邦也”，就是无论到任何的国家。“必闻其政”：他一定知道那国家的这个政事，那个政治怎么样子啊？是长处短处啊？是怎么样治理国家这种政事啊？他一定知道的。

这个“求之与”：是他向人家求教明白的吗？“抑与之与”：这个“抑”，就是“或者”——或者是旁人自动给他的这种的消息呢？给他这种的政治的这个新闻呢？“抑”当“或者”；“与”就是“给”。他自动说给他呢？“与”也是一个叹问辞，就是一个问号，就是“是不是这样的呢？”“抑与之与”：是不是人家自动告诉他的呢？这个问的口气。“求之与？”这都是问的口气。

这个“与”字，“求之‘与’”和“抑与之‘与’”这个“与”字，就不当“给”字讲了。这个就当“乎”字，或者“吗”字——“是他求的吗？”、“或者是人家给的他吗？”这么样子。“抑与之与”。

“子贡曰”：子贡就说了。“夫子温良恭俭让”：他说我们夫子啊，他很温厚地，很温和地，他对谁都很和气地，很温暖地，没有贡高我慢的行为。这个“良”，“良”就是良善，优良也可以，良善也可以。他有他的优点，有他的优良的处，有他的好的一面。“恭”：我们的夫子啊，对任何人也没有贡高我慢，他是对谁都很恭敬地；很恭敬地，没有一点骄傲的行为。“俭”：就是他还节约，什么事情他不浪费。

所以我告诉你们，我才学会我们孔老夫子这个“俭”。这个“俭”，是一个作人的最好的一个方法。“俭”就是节约，不浪费东西；“让”就是谦让。无论什么事情他不和人夺权，不和人争，不和人吵，他总是一样。你欢喜嘛，他就让给你；不和任何人争，这是让。

“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他有这五种的美德，温良恭俭让这五种的力量，感动人，谁都和他说真话，说老实话，所以“以得之”：才能得到这个确实的，人家这个政治的情况，得到这个实情。

然后他又再解释一遍，说“夫子之求之也”：说我们这个老夫子，他就算是求。“之求”：他的求。“之也”：那个事情，这个政治的问题，那个是“之也”。“其诸异乎”：他和一般的人不同啊！“人之求之与”：他和那一般人的那种方法求，死乞白赖地用手段向人套取情报不同的。他是用这个温良恭俭让这种感化力，把人感化得五体投地；感化得人家都向他说真话，所以他能得到这种的真实的情形。

（11）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这一篇孔子说的看这个人孝不孝，你观察他的行为就知道他是一个真孝，是一个假孝。所以说“子曰”：就是孔夫子说了。“父在观其志”：说父母在的时候，你观察观察他这个志向是在什么地方。他是不是能顺承父母这个志愿，去效法父母这种的善的行为。当然这个父母要不善呢，你就不必学他这个不善。譬如父母要是一个作强盗的，你也学去作强盗，那就是不孝了。就是看看父母这个志愿在什么地方。

“父没观其行”：等到他父亲死了之后，你再观察观察他的行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要等到他三年，还是和父亲在生的时候那个嘉言懿行那么样去做去，不改变他父亲这个良好的作风，这就是个孝子。“可谓孝矣”：可以说他是个孝子。

所以这个地方，一般食古不化的老学究就说：“啊！要照着他父亲那样学。”那我方才没说，要照他父亲那样学？他父亲是一个作强盗的，吸鸦片

烟的，贩毒的，那么他也要学这个吸鸦片烟、贩毒了，也学这个每一种事情都不守规矩了？不是这样的。就是要效法他先人这个美言美德他那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还一样要改了它，所以你要能效法他好的地方。

你父母死了之后，“父没”就是父亲母亲死了之后，“观其行”：看看他的行为是怎么样。“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就是个孝子了。

（1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这个“有子曰”：也是孔子的弟子，就说了，说“礼之用”：说这个“礼”，这个礼序，这个礼节，这个礼貌“之用”，它的那个用途是什么呢？“和为贵”：是应该和蔼地，和蔼可亲地，对谁都很和气地，很和地，不刚强，不骄傲，没有贡高我慢那个样子，那这是说“以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先王所行的至德要道，也就是这个“和为贵”，和礼“和”这个是最好的了。圣人以礼制欲，能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了，所以“先王之道斯为美”。“知和而和”：你知道和气了，知道这个……

弟子：掉了两句。

上人：啊？

弟子：掉了两句。

上人：哪两句？

弟子：“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上人：小大由之啊？什么？还有什么？

弟子：“有所不行。”

上人：“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对的，“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对的。所以你们听着我念漏了，要告诉我，因为我没有看。今天大约累得头昏脑胀，所以头脑不清楚了。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不论小事大事，都可以照这样去做去；小的事体上，大的事体上，都可以照这样去做，不违悖“和为贵”这个道理。“和为贵。忍为高”：那么小事大事，都可以按着这个规则，按着这个方法去做去。“知和而和”：你知道应该和了，更应该要和。知和而和，知道怎么样“和为贵”了，所以你更应该要和。

“不以礼节之”：还要用礼，来衡量衡量这个问题是对不对、合不合理？合不合乎这种礼貌、这种礼序、这种礼节？合不合？这个“节之”，就是来比较一下，来看一看，用礼来给它算一算。

“亦不可行也”：如果你要不用这个礼，到这个规则法度上，这也是不可做的。“亦不可行也”：也行不通的。所以一切都要循礼，循序渐进，要不违悖这种礼仪。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这个礼的方法不可以违悖的。这是礼的用，它的用就是“和为贵”。

《论语》就是孔子和他的门人学生，互相谈话所说的话，所以这叫《论语》。《论语》里边讲到很多的作人的道理，看我们作人应该怎么样作，都是讲的这个问题。看看人的品德怎么样，人的思想怎么样，是不是正确的？这个人是不是尽打妄语，是不是很骄傲的，是不是一个忘本的人？今天这一段就是说的这个。

（13）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14）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可谓好学也已”，没有“其”字啊？

这个两段《论语》，你们看上来都觉得懂不懂？今天我这个教的方法又变一变，让你们先来讲，看看你们的智慧怎么样？这个首先讲，要找一个有学问的讲。有学问；我们这里头现在这果普是一个Berkeley（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博士，你先来讲一讲，看看怎么样。Ok！到这儿来讲。

果普：（……）

弟子：（讲解及英译……）

上人：你讲的，我没听见你讲什么。那“言可复也”怎么讲？“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英文怎么说？果普！你说这“言可复也”怎么讲？这不可以马马虎虎就过去。

上人：你这个讲，我没听你讲什么，那“言可复也”怎么讲，“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果普：（……）

上人：果华、果华，你说怎么讲？你出来讲一讲；出来讲一讲，你大约不会害怕吧？

这又是害怕不敢讲？因为恒德（音）写字，已经做了很多工了！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果华：有子说，如果跟人家讲信义，就是讲信用的时候，能够依照着义理去做，就是依照对的方法去做的话，那你所说的话，人家就会相信。因为有时候，我们说跟人家“一诺千金”，跟人家订什么条约的话，你就要照你所说的那些话去做，可是那要合乎礼节，合乎义理。譬如说，你如果跟坏人，跟那些不好的人，你也跟他订那些条约，但是不跟着义理去做的话，那就不应该去做。

“恭敬于礼，远耻辱也”：这是说，你虽然是对人要很恭敬，要很谦虚，可是也是要按着礼来做。因为你如果太谦虚的话，有时候会变成谄媚，失去自己的自尊心；或者不尊重自己，就一味地去讨好人家，这样也不是合乎中道的。如果说一味讨好人家的话，人家看你就好像到处都是拍马屁的，到处都是要捧人家，这从君子的眼中看起来，就好像自讨侮辱一样。

“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我们要常常亲近善知识，跟着善知识去学习；跟着他去学习的话，就好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跟着好的人，好的榜样去学习的话，那当然你也会慢慢地学好。当你学好的话，其他的人，也自然会来亲近你。

上人：大家认为他们三个人讲的，是谁讲的比较圆满一点？

（弟子：……）

上人：嗯？这第三个人没有讲？哎！我请你们答覆我的问题。

（弟子：“‘信近于义’，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跟人家有约定，有信用，应该要按照礼节，应该按照义理来衡量。”）

上人：还有谁有什么话，可以说一说嘛。是对，是不对啊？有什么意见提出来，我们大家讨论一下。我们这是大家互相研究学问，互相交换智慧，不要没有择法眼。无论某一个人讲某一种的学问，有的时候是不是讲得圆满？是不是讲得有缺点？或者有特别的新的看法？

上人：还有谁有什么话可以说一说吗？等着我再向你们叩头啊？

上人：南无、南无，怎么样？还有谁讲没有？老学究，你也不说话？

弟子：（……）

弟子：师父，没有听到。

上人：没有，怎么说？

弟子：（……）

上人：睡着了？

弟子：（……）

上人：给你们叩头，这是个好办法；我要不叩头，都还没有人讲话。所以以后我问你们一声，你们要不讲话，我就叩一个头；问两声，不讲话，我叩两个头；问要三声，不讲话，那叩三个头；问多少声，谁都不讲话，就叩多少个，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我这个教学的方法，和一般的的老师教的方法是不同的。我这是叩头的老师，teacher bowing. very good. 我没有旁的办法，我只会叩头！

这个“信”；怎么叫“信”？“信”就是不打妄语，说出来就是真的，这是个信；你说出来有丝毫的假，那就不够信了。这个信是自己也要信，旁人也要信。你单自己信，令人家不信，这也不够个信；你单叫人家信，你自

己还没有相信呢，这也不叫信。信是内外如一，人我一致的，这是个信。

“近于义”：可是你信东西，你要信那个合乎义理的，你才可以信；如果不合乎义理呢，就不可以信的。所以说“或乞醯焉”，那个《论语》上往后就说过，说“孰谓微生高直”：谁说这个微生高他是直的？这孔子说。“直”，也就是没有弯曲。谁说他是直的？我有一个道理给大家听听。

怎么样呢？就说“或乞醯焉”：有人向这个微生高去要一点醋去。这个微生高呢，他自己也有醋，可是他不给他自己的醋；他自己的醋他不给，他跑到他那个邻居去，就去和人家要醋，到那儿去要醋回来给这个人。你们说这个人是直，是不直？所以这个人不是直的。他要是直嘛，他自己有醋应该给人家；他不应该拿着人家的醋去送给人。所以这个微生高，孔子批评他说他不直，不是像这么直的。他弯曲的，他转个弯嘛，所以这个是……。那么转弯呢，你叫人相信你；你转个弯讨好人家，这不是信了。所以这就不合乎义了。“义”，我没讲嘛，是“治事之宜”，就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正是合理；合理的我们就相信，这是义。

那么“言可复也”：这个“复”可以很多种讲法。第一个讲法就说：你说的话岂可以反覆吗？这个“复”可以当反覆讲。你可以说了不算吗？你可以说了又说吗？不可以的。这个里头，“言可复也”就有一个问号在里头。“言可复也”，你所说的话岂可以反覆吗？你所说的话，可以说一遍又说一遍，这么样子吗？这是一个讲法。

又一个讲法呢，就说你要有信用，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对了，你可以再说，那么人也就相信你了。所以这也是言可复也，你这一句话可以叫这个人相信了，你又可以叫旁人相信，这“言可复也”，就是“再一次”，可以当再一次讲。这有两个意思。

那么说，你要对这个人有信用，旁人他看你有信用了，所以你说什么他都会相信，这都叫“言可复也”，人家就不会不相信你了。你要没有信用呢，你讲什么人也都不相信了。你尽打妄语，说大话，谁也不相信了，也不合乎义了；不合乎这个义了，就谁也都不相信。你就人家相信你，那你是在那

儿骗人呢，是用这个信，挂着假面具叫人相信你。“言可复也。”

“恭”：这“恭”是恭敬，不是恭维。恭维是专门溜虚啊，拍马呀，讲的话叫你欢喜听。有的出家人就是总对在家人现一种谄媚的样子，一有钱的人来，就对人家，喔！毕恭毕敬地：“啊！这个某某，你啊真发心啦！你真是大菩萨啊！你真了不起啊！你真是啊大护法啊！”喔！这一大堆都弄出来了；弄得一大堆，把这个人弄得迷迷糊糊地，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这“谄媚”，不错，方才恒莲说“现出一种谄媚”。那么这“恭”，你要不恭，那就是骄傲；你恭呢，太过这个卑鄙的样子，现出一种胁肩谄笑；一见着人就“嘻嘻”笑起来了，不知笑什么。人问你：“笑什么？”“哦！哦！”自己都莫名其妙了。你看这多难看！

这“恭”不是恭维的恭，是恭敬的恭，不是现这种谄媚的样子。我是谨慎其事，我对什么事我都郑重其事，毕恭毕敬地，丝毫都不马虎，这是说“恭敬于礼”。你恭维人你要合理；你要不合理，那就是尽到那地方去拍马屁，来现出一种谄媚，像那个狗似地，一见着人摇头摆尾的，这叫谄媚。

那狗，见着主人它就谄媚，总现出来那一个谄媚的样子，摇头摆尾地，表示和你很好的朋友，它那是谄媚。狗，为什么它作狗？就因为谄媚惯了。那么它也悭贪惯了。因为悭贪惯了嘛，它又怕人偷它东西，所以人一来，它就要咬。因为谄媚惯了，所以见着它自己的主人，因为给它饭吃，它就要摇头摆尾地现出那一种谄媚的样子。这不合理的，所以说“恭，近于理。”

“远耻辱也”：你对谁都存一种恭敬心，就不会有人污辱你，不会有人对你不客气。你也不会弄得自己很不好意思，很羞耻的样子，也不会的，因为你有一种恭敬心在里头。所以说“恭近于理。远耻辱也。”

“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因为你所亲近的，“不失”：还不失为一个有德行的人。你所接近的人都要有信用，都要有这种恭敬心。

你所接近的人，这个“亲”，不是一定兄弟、父母、祖啊，妻子啊什么；不是这个。这个“亲”就是你所交的朋友，或者你跟着学习的一个善知识。你所亲近的人，不失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亦可宗也”：将来你学出来，都

可以作人的模范，作人的一种榜样，作人的一种好的榜样，好的模范。这是我讲的道理，你们大家说我讲的有没有一点意思？对不对？

弟子们：对。

上人：这回没等到我叩头。啊？这是这个……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子曰。君子”：这个“君子”就是一个有道德的君子，有道心的君子。“食无求饱”：因为什么他要食无求饱呢？“食色性也”。人，都欢喜吃好东西，不单欢喜吃好东西，而且还要往饱了吃；吃不饱，总觉得对不起这个臭皮囊，一定要给它饱饱地吃。可是你想修道的人，不要求饱，不要吃得那么饱，不要吃好的。“君子谋道不谋食”，不要尽想好的吃。那么怎么样？不单不吃好的，还不一定要吃饱。那么挨饿吗？那又不对了。吃得怎么样呢？吃八分饱。每一餐吃得有八分饱就够了。你那二分呢，可以留出来给没有饭吃的人吃，那世界就不会有饿死的人了。

那么说：“我留着，他们能吃得到吗？”那你不要管了。只要你不吃，你就没有作蛀米大虫；你没有消耗世界的物质，那尽到你的责任了。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这个吃东西，就是一般人说“吃饱了算了。”那么现在这个君子，真正修道的君子，不单不吃饱，也不求着饱。不求着饱，这里头就是根本就不想吃饱；就不想吃饱，总是要“常带三分饥”这样子。所以你看那个……；我告诉你们，那真正修道的人，吃得肥肥胖胖的那他没修道，就连窥基法师，我都算上他。

他原来又好喝酒，又好吃肉，又好玩女人；那么虽然三车都不要了，以后打发回去了，我相信他还变着方法吃好斋菜的，一定的。甚至于这个又什么最有营养的维他命啊，维他命Ａ、维他命Ｃ啦、维他命Ｂ啦，这些个东西他都寸步不离地。他没有那三车，有这三车：这是我相信的。所以他吃得肥肥胖胖地，睡起觉就打呼，鼻息如雷，就因为吃得太胖了嘛，所以打呼。可

是这打呼，他是有本钱的人，可以的；我们这没有本钱的人呢，就不能那么样干了，就要“食无求饱”了。

“居无求安”：这个“居”就是住的地方；住的地方，不要求着怎么样享受啊，怎么样高楼大厦啊，你“大厦千间，夜眠不过八尺；良田万顷，日食只是三餐。”那我们现在在万佛城只有一餐；吃一餐，这更这个什么了。所以“居无求安”，我们有地方能住就算了。

好像那个颜子，“一箪食”：用这个竹筒子来吃饭。“一瓢饮”：用那么个叶壳子，用那个喝水。一个茶杯也没有，一个茶壶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的。

这个巢父、许由，他在树上那儿住的那个鸟窝；他在树上蓄个鸟窝，在那树上里头住。那么喝水呢，就连个瓢都不用，用手来捧着水喝。因为有人给他送个瓢，他把那个瓢挂到树上，这风一吹，“乒乒乓”这么一响，嘿！他讨厌，拿掉了它，不要了，就这样子。这巢父、许由啊，古来的人身外之物什么都不要。这“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敏于事”：“敏”是敏捷，对什么事情要做的，不要拖拖拉拉地。你要翻译经典嘛就翻译经典，不要等着：“喔！我要拖，拖到一个礼拜之后再开工。”等拖一个礼拜了，“喔！下个礼拜再说了。”又两个礼拜；两个礼拜，“喔！这个拖了三个礼拜是不错的。”欸！又拖了三个礼拜也不干事情。那么这期间干什么呢？就是在那儿拖泥带水；拖泥带水一打坐也睡着了，觉得这很好的。这是不对的。

这“敏于事”，对什么事情很敏捷地去做，应该做的我快点做。但也不要太着急了，你太着急了，“过犹不及”。你got nervous（紧张）那一样也是错误的。所以这个事情要做得正对，也不太过，也不不及。“敏于事。而慎于言”：这说话可要很谨慎地，不能随随便便乱讲话。“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你随便乱讲话，这也就不是“慎于言”了。

“就有道而正焉”：你有不明白的，一定要去亲近一个有道德的人，有修持的或者有功夫的，或者有学问的，比你高的人。那么“正焉”：就求正

，到那儿问一问，说：“我这么样子不知对不对啊？我自己智慧不够，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我请你来指导指导我。”“可谓好学也矣”：这个样子嘛，才是真正地想要学一点东西的人；学学这个有学问，有道德，有智慧，这个才是真是一个好学的人了。这是孔子这样说的。

我所讲的，我也不知道正确不正确，因为我也没有看注解，什么都没看。小的时候读书，有的是讲过，但是这么多年，还给我的老师很多了。所以我没有看，给你们讲。我讲得对，你们就信一信；要不对，就不要信。不要信，你们信你们自己的，比信我的更好。

（15）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
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上人：对不对啊？有没有念错？

弟子：没有。

上人：没有啊？

“贫而无谄”：这个，人富而无谄是容易；贫而无谄呢，是不容易。

谄，什么叫谄呢？谄就是谄媚；谄媚就是溜虚拍马，阿谀奉承；阿谀奉承，那么不择手段地来向人家溜虚捧盛，这是谄媚。可是贫再能不谄媚，这个人就有气节了，有骨头的，有志气的。

“富而无骄”：那么富贵的人呢，很容易就生出一种骄傲的心；一生骄傲的心，就轻慢他人，看不起他人，对他人没有礼貌。“富而无骄”，在富贵的人--富就是有钱的人，不是贵；贵是作官的人--“富而无骄”，穷的人不向人献媚，献这个谄媚；贫了不向人献谄媚，“富而无骄”：富的人呢，不骄傲。“何如”：说这怎么样啊？子贡就请问这孔夫子。

“子曰。可也”：孔夫子说不错，可以。说“可也”。可是“未若贫而乐”：可不如贫还能乐，能知足；贫了能知足，知足就常乐。

“富而好礼者也”：那么有钱的时候，又能对人有礼貌；不单不骄傲，而且对人有礼貌，很谦虚地，可不如这样的人。你这光无谄，他不能乐，总是郁郁不得志的样子，总是怨天尤人地；虽然他不谄媚，但是他怨天尤人，这也是不对的。所以说“未若”，不如。“未若”就是不如，不如穷的人，能自己快乐，不怨天不尤人，知足。那么有钱的时候又能好礼，很谦虚地，很和蔼地，对人很有礼貌地。不如这样的人。“者也”：就是这样的人。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

“子贡曰”：子贡又说了，说是“诗云”：在《诗经》上说，就像治牛角似地，骨角。那个骨角，“如切如磋”：那么把它用刀切了，又磋。“如琢如磨”：又好像做玉石的，琢磨那个玉石，把它琢而复磨之，把它做好了又把它磨光了。“其斯之谓与”：就是夫子你方才说这个“贫而乐，富而好礼”，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就好像那个治骨角的，那么切而复磋之，把它切得齐齐地，又把它磋得那么很齐地。“琢而复磨之”：你把它雕琢了；雕琢了又把它磨得很光滑的，是不是这样子呢？更进一步呢？

这个“其斯之谓”，是不是就是说的这个呢？这个子贡说的。

（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曰。赐也”：孔子说，端木赐啊！端木赐，就是他姓端木。端木赐，叫他一个名字，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你啊，现在我可以和你研究这个《诗经》了；研究《诗经》，你一定会有所得了。“始可与言诗已矣”。

那么，子贡这么说，孔子就这么赞叹他说，“始可与言诗已矣”：你从今天开始，我可以和你来研究《诗经》了。为什么呢？“告诸往而知来者”：我告诉你这个过去的事情，你就知道将来的事情了。你能以触类旁通，你能以更明白深一层。我告诉你一样，你能明白两样，这叫“赐也。闻一知二”：子贡他闻一，一种的道理，又能触类旁通，明白另一种道理来，所以这是“告诸往而知来者。”我告诉你过去的道理，你就能明白将来的道理。

这是很嘉许子贡的一种称叹的口气。OK，今天我的lecture（讲课）就这么多。

※※※

（……）有人愿意闭关呢，我可以来成就他闭关。有的说闭一天的，也可以；闭一个礼拜的，也可以；闭一个月的也可以。那么现在有这个古果英，果英嘛她在夏威夷来的，到这儿大约有半年多了吧？那么她发心要试一试来闭关，她来念《地藏经》和《梵网经》。在这个闭关的期间呢，我们大约这个果常可以作她护关的护法，天天给她送一点饭她吃。不过送饭的时候，我那有一个装饭的东西，是我以前用的；那么现在我没有用，可以拿来给她，在厨房装点饭啊菜啊给她吃。

我们以后谁愿意闭都可以的，不过要这样子：如果闭的时间长的人呢，必须要一个一个地，不能大家一起闭。譬如一起我们都闭关了，也没有人护关了，这就又变成不如法了。我们一个一个，谁愿意闭关可以报名。那么这个闭完了，下一个谁愿意闭，都可以的。我们这儿主要的就是人要修行，这闭关嘛，就是收摄身心，在那儿不打旁的妄想，要好好用用功，是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恒在，她说她也要闭关，不过这一回她要能等嘛更好；要不能等，她这个三天、两天的还都可以。这个果英，是要闭一个月的关。这个闭关呢，我们这儿也是一种方便，并不需要把这个……。本来这个正式闭关呢，要把那个门都封起来了的，贴上条子不可以开的。那么这想试一试可不可以的，还可以方便。那么譬如到厕所啊，还可以出来到厕所去，吃饭有人给送。

本来嘛，这个人不容易；你看说是很简单地，但是你一天把人叫他在房里头，这也是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心呢，像个猴子似地要各处跑。那么我们这儿无论谁愿意修行，愿意用功，我们都可以，不过就是轮着。谁愿意作，我们排着一个一个地可以排，以后不重复了。那么这回，因为我想不到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要同时闭，所以这头一回有一个三、四天的，和一个月的。这重复一点不要紧，以后嘛，希望大家都不重复。

那么，如果要是闭这个三年的，或者五年的，那重复不要紧。因为你有这种的忍耐心，想要自己把自己放到“监狱”里头，这是可以的。我们这儿，最欢喜就是人用功修行。这是我告诉你们大家。这果英嘛，她从明天开始就闭关，你们大家就不要和她讲话了，不要睬她了。

（录音带断……）一边叩三个头，给佛叩三个头，这向他们都告假，希望他们大家来帮助你，成就你用功。

（录音带断……）夏冰莹，不要说谢冰莹；夏冰莹，“谢”和“夏”差不多啊。夏冰莹闭关，偷着吃鸡蛋；我们不要在关里头偷着吃鸡蛋。我们说夏冰莹，她就没有法子啰！我们要说谢冰莹，她可以告我们。

（……）向佛顶礼三拜，然后向比丘顶礼三拜，然后向比丘尼那边，优婆塞、优婆夷顶礼三拜。这个在她闭关的期间，不必作早晚课，不必来上供过堂；不单她是这样子，以后谁愿意用功都可以的。我们这儿由现在开这个法门。明天是十月十七，那么一个月，正是到十一月十七阿弥陀诞的时候，你那时候出关，看你这个闭得怎么样。

在你每一天呢，读这个《梵网经》和这个《地藏经》；能背多少，应该告诉我，你或者三天告诉一次。三天告诉一次你读多少了，我要知道，因为不然的时候，你自己在里边，或者你不会懒惰，但是要没有一个人来督责着，或者就不精进了。那么你能读多少就写出来，从哪一篇到哪一篇，读的是什么经，要这样子。以后谁闭关用什么功，都要写个字条来，来向我告诉。我好知道你用功用得怎么样，是不是用功了。（……）字条，就在你吃完饭，把那个纸条放到那个送饭的上头就可以了。

那今天晚间谁给送饭？是谁给送饭，果常啊？有没有一定谁呢？果实（音）？（……）

上人：谁？

弟子：果常。

上人：啊！那果常，你会照顾她。可以吗？

弟子：可以。

上人：可以。你不要那么懒惰啊！你不要把我的弟子给这个；你吃完了，你把她忘了。（……）

上人：等一等（……）有那个装饭的那个东西，我交给你。她再过一个月，然后你再交回来给我。我这个是预备给人闭关用的。（……）给你这么多忍耐心。Ok。（……）

（16）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说“不患人之不己知”：说你不要怕。这个“患”是怕；你不要怕人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学问。“患不知人也”：你应该怕自己不了解旁人有没有学问；你要能知道旁人有没有学问，你自己就差不多了。如果你要总觉得自满：“喔！怎么没有人认识我？怎么没有人知道我？我的学问这么好！啊！简直没有人了解我呢？”这就是“患人不己知”。患，怕人家不知道自己。这个不要怕；你要怕什么呢？怕自己不知道人家；不要怕人家不知道自己。这个意思就这样子。等下边就是“为政第二”了。

为政．第二

论语白话解选辑

上宣下化老和尚讲述

为政第二

◎宣公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九月廿四日
开讲于美国万佛圣城

【编按】

上人于一九八三年九月廿四日在万佛圣城开讲《论语》，惟当时录音设备不全，开始部份多所缺漏或不清楚，缺漏部份则由弟子补讲，以蓝色字体标示之；又音质不清、语气不明或英文翻译的部份，则以（……）标示。

（1）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这是“为政第二”。以前是“学而第一”，“学而”就是要学。这个为政就是治理国家。为政，就是治理国家，管理国家的事情；管理国家的事情，它第一句就说：“子曰。为政以德”。“为政”：你要是想治理国家这个政事，你应该用德行。“以德”：就用德行；你有德行了，“譬如北辰”：就像那个北极星似的，“居其所”：它处到中间那个地方，“而众星共之”。这个共字，不是共，是拱。“拱”就是拱服。“拱服”就是人家都佩服你这个德行。你有这个德行了，大家都佩服你。

所以中国的天子叫“紫微星”，紫微星就是北斗星，就是那个北辰。“北辰”，是一个星星的领袖，在这星星都要朝拱着它，都好像向它叩头似地，叫朝拱，向它来这么叩头，这叫“而众星共之”。“居其所”：就是在北斗那个位置上。“而众星共之”：所有的星星都向它来好像行礼似地，向它那么朝拱的样子。

你不要叫人不佩服，你这个当政府官员的，尽贪赃啊，受贿啊，用这个民脂民膏啊，在老百姓身上来像打油似地往出挤钱呢，那是不行的。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

这个《诗经》上有三百篇，这“诗”就是《诗经》。《诗经》，就是古来中国的这种风俗、风化，这种文化的程度。那时候就是有老百姓互相作一些个歌曲、诗词歌赋那么唱的这种歌，就是能陶冶人的性情，就令人都很高兴，很欢喜的。所以这个有三百篇；那个三百篇其中有十五个国家的风化，每一个国家是什么样子，每一个国家是什么样。那时候，是十五国的风化。

这个本来是还很多来着，只是孔子“删诗书”，把太坏的那种都不要了，把它删去了，“定礼乐”：订出《礼记》这种制度，这孔子作的。所以这个“诗三百”，有三百篇，“一言以蔽之”：说用一句话就都包括了。“蔽之”，就都包括了。什么呢，这一句话？就说的，“曰”：就他说了。什么呢？“思无邪。”你不要尽想那些个邋遢东西，不要尽想那些个染污的事情

；要想那个正经的，往那个正经的地方想；不要尽想那些个邋邋遢遢的，又是怎么情啊，怎么爱啊：不想那个。你不要思想那个，所以“思无邪”。

陈教授的书上印错了一个字，那个“北”字，她那个书上印的“比”字。“北辰”，它印“比辰”，那是一个错字。你们谁的书上如果有这个字是错的，不要以为那个书上是“比”就是“比”了。不是；是“北”，南北的北，东西南北的北，北边的北。

（录音带断……）讲课啊，多数都是用这个很浅显的方法来讲，（录音带断……）愿意上这课就上，不愿意上就不上；我们是自由的，不勉强哪一个人来一定要上我的课。我的课，你们觉得如果没有什么兴趣，就可以不上，都是这样子，我们要很自由的。（录音带断……）人呢，或者自己都有事情，或者对于我所讲的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兴趣，都可以自由的。

（……）我们去年打十个禅七，今年呢，没有这个计划。但是自己要有志同道合的，愿意打禅七，还可以打禅七，因为冷的天气可以坐禅。但是坐禅嘛，要这个真正地要勇猛精进，不要为的懒惰而坐禅。要怕冷嘛，还有我们那种暖炉子，可以把它拿出来，还可以用。四个人，或者五个人、六个人，可以用一个。总而言之，坐禅呢，有多少人可以用，就大家都一起，在那儿把它坐得不要那么冷就好了；太冷了也是不能用功，太热了也不行。

那么本来在中国的坐禅呢，是不怕冷的；没有这个暖气的炉子在那儿烤着，没有的。不过（……）娇贵惯了，你要把他一冻啊，他说：“哎呀！不行。”又说：“没有，就用不好功了。”所以我们这儿样样都方便，样样都是很随人的欢喜。

（……）可以在男界那边找个房间，大家打禅七；女界那边呢，谁愿意打可以在女界那边。那么就是自己照顾自己，如果有什么境界不知道的，不懂的，可以问我；我也不一定懂，不过也是本照我所知道的，我会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也很少的，不是全知，不是全能的。

我们这儿自由用功的。自由，这个国家是讲自由的，我们就是给你一切一切都自由；我们不打香板。（……）最要紧的是不可躲懒偷安，在那儿睡

觉，时时都要打起精神来用功的。（……）给你们自由用功嘛，你们就说：“哎呀！我们到这儿来修道，也没有机会用功！这我也不能开悟啊！我也不能成佛啊！我也不能有神通啊！哎呀！我什么都…在这儿什么都没得到啊！我那白费我的时间了！”哎！现在什么都给你了。OK。（……）你们再得不到，那就不关我事了！今天就这么多，我还你们二十分钟。（……）不会和你们讲话没有信用的。

（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个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道”：这个“道”就是引导他，以这个法律。“政”，就是政治。“齐之以刑”：叫他们都要跟着这个法律走。“以刑”：用刑。他要不跟着法律走，就要惩罚他。这叫“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这老百姓，勉勉强强地他可以守规矩。“无耻”：就是勉勉强强地，他可以守这个规矩，守这个礼义廉耻。

“道之以德”呢，要是你教化他；这个“道”就是教化。教化他，用这个德行来教化他。“齐之以礼”：你教他都守礼节。“有耻且格”：他不单有这个羞耻的心，而且他自己就小心了；格外地小心了，不会犯规矩了，不会作错事了。所以这个不应“道之以政”和“齐之以刑”；这是不好的。那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呢，这是他自己就知道往好的作了。

（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说我呀，十有五岁。“吾”：这个“吾”就是这个“我”。说我十五岁那时候，我就发心想要来学这个学问。“三十而立”：等我三十岁那时候就立得住了。“四十而不惑”：四十岁就对学问真正地认识了，没有怀疑了。“五十而知天命”：到五十岁的时候，就知道我应该守的这个上天的这个命。“六十而耳顺”：我到六十岁，听什么也都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了，“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我到七十岁的时候从心所欲，我心里想什么就可以作什么，都不会犯规矩了。这个“从心所

欲”，就不犯规矩，“不逾矩”。所以说就不越乎这个规矩，“不逾矩”。

（5）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懿子问孝”：孟懿子，是当时一个作官的人，叫孟懿子。“问孝”：他问怎么样才能孝顺父母。“子曰。无违”：这个孔夫子就答覆他说，你就不违背父母，这就是孝顺了。“樊迟御”：樊迟给这个孔夫子驾驶车，赶车。那时候没有机器，没有这个噗噗 car（车），只有这个马车。樊迟给赶马车，这叫“樊迟御”。

“子告之曰”：孔子就告诉他，“孟孙问孝于我”：说孟懿子他“问孝”，向我问怎么样孝？“我对曰”：我对他说了。“无违”：我对他说不要违背父母，这就是孝顺。“樊迟曰。何谓也”：樊迟他听了这话还不太懂，就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叫无违呢？

“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那么孔子就说，怎么叫无违啊？就是不违悖这个礼。“生”：这父母生的时候，“事之以礼”：用这个礼节来侍奉父母。“死。葬之以礼”：等父母死了之后，埋葬他也依照这个礼法来葬埋他。“祭之以礼”：到祭祀的时候，还很慎重其事地，很这么不是马马虎虎地来祭祀这个先人。这就叫无违。

刘医师现在要开业，她从医以来，也没有治死多少个人。所以给她写一个介绍，写一篇短短的，（……）刘葛小琴医生简介，我给她稍微写几句：

“在三藩市北行一百一十五哩，有个市叫瑜伽市，叫Ukiah。达摩镇，我们这个达摩镇那个地方，万佛圣城、法界大学，所设的针灸中心，主任是这个刘葛小琴医生。她心性很慈祥，风度也很和蔼的。”“开诊以来”：由这个开针灸中心以来。“热心服务”：很热心的，不是为钱，而是为人类来服务。尤其针灸戒烟、戒酒、戒毒等等症。“或着神效”：很奇妙这种效果。“济世救苦”：她能令人的病苦都没有了。“利人无量”：利益人很多。所以“故登以记之”。

我那么来献丑，写了几句偈颂，说：

“养生济世利同伦”：这个作医生又可以养生，又可以济世，又可以利益所有的人类。

“针到病除各回春”：那么都返回了好像春天，就都没有病了。

“烟鬼至今绝踪迹”：因为她戒烟的这个很有功效的，所以烟鬼都跑了，给扎跑了。

“酒魔”呢，“到此忌纵情”：酒魔到这针灸中心来啊，以后也不喝酒了。

“奇难杂症所来愈”：有什么人家治不好的病，到她这儿，她都给治好了。

“久患沉痾”：很久的那病啊，“庆更生”：也就重生了一样。

“神农黄帝法入世”：在以前中国的神农黄帝，这个针灸的法都是这样子。

“华佗扁鹊继绍隆”：这种医术，医的这种法术，又接续起来了。

可以吗？

（6）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7）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样。不敬。何以别乎。

（……）“孟武伯问孝”：孟武伯也是当时鲁国一个做官的人，也问怎么样孝顺父母。孟武伯有病，什么病呢？说不是喝酒的酒病，就是贪财的财病；都是酒色财气，才有这个毛病，是很厉害的。所以孔子就答覆他，说，“父母唯其疾之忧”：父母就是怕儿子、怕子女有病；一有病，那就是不孝了。“子游问孝”：子游是孔子的弟子，也是问怎么样孝顺父母。

（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孔子就说了，说现在的孝的人，“是谓能养”：就说我能养我父亲母亲，这就算孝顺了。好像你们这些作师父徒弟的，怎么孝顺师父的？“啊！我能供养师父。我能拿出所有我的钱，给师父买点好东西吃，叫他能活着不死，那这就是孝顺了。”其实这不是的。

他又说了，“至于犬马”：说是这个“犬”，“犬”就是狗；“马”就是自己所养的马了。“皆能有养”：这个马，你也能养它；狗，你也能养它。“不敬。何以别乎”：你要是不恭敬你父母，那和养这个犬马有什么分别？那个犬马，你也是养它嘛。所以“不敬。何以别乎”？你要恭敬父母。

（8）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问孝”：子夏姓古名商，字子夏。他也问孝顺父母。你看！很多人问孝顺父母，孔子答覆的都不同。“子曰。色难。”“色难”；你知道为什么孔子这样答他色难呢？“色难”怎么讲呢？说“色”，还很困难的。果了，你说这个色难怎么讲？讲一讲听听。

弟子：不会讲。

上人：啊？

弟子：不会讲。

上人：哎！这很容易的。果普，你说怎么讲？

弟子：（……）

上人：啊？

弟子：（……）

上人：这个“色难”，告诉你们，就是很大脾气；就是大脾气，没有什么特别的讲法，就是大脾气。就是想要尽孝嘛，又想对父母发脾气，总给父母一个面孔看，总是那么很大的脾气。色难，就是很大脾气。

“有事。弟子服其劳”：父母要有事嘛，这个作子女的要服劳执役，要帮忙作去。“有酒食先生馔”：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是给“先生馔”，先生

来吃。“曾是以为孝乎”？这个“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要有什么事，这个弟子要服劳执役，帮他作。“有酒食”：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酒食，就是好吃的东西，这一种美味。“先生馔”：先生就是父母，先吃。“曾是以为孝乎”：说这样子算不算一个孝顺呢？这是“子夏问孝”，子夏问孔子。

“子曰色难”：就是说这个没有脾气啊，就是孝顺。这个色难就是颜色上没有脾气，不发脾气。“有事弟子服其劳”：要有什么事情，“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个样算不算孝呢？也就是说像前边那个“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你给帮他作一点事情，又给他吃点好东西；可是你又对他发脾气，那怎么算孝顺呢？

（9）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子曰”：孔子又说了，说我和颜回说话“终日”：讲一天的话。“不违”，“如愚”。这个字句是这样讲的，“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

“不违如愚”：就是我和他说什么，他也不反对我。“不违”就是不反对我；我说什么，他听什么，就好像一块木头似地，好像他什么也不懂，在那儿只是听着听着。“如愚”：就像是很愚痴的人。

“退而省其私”：他退回去，我再考察考察他的私人的这种行为。他私人的行为，“亦足以发”：他真是照着我说的那话去做去。亦足以发，他有很多的发明，真是我说的一样的道理，他能有很多样道理。“回也不愚”：颜回啊！原来他不愚痴啊！这是一个很赞叹的语气——“喔！颜回他不愚痴啊！”不愚痴就是有智慧。（……）

这是孔子和他学生，互相来讨论问题，互相研究学问所记载下来的，所以这个和我们普通人讲话是一样的。你不要以为他是有什么高谈阔论，因为当时都是这样讲话。

“为政第二”：这个里边，所讲的道理都是从政。“为政”就是从政；从政就是作官的。

那么作官的，会作官就是爱民如子；不会作官的呢，就是害民如贼。那个“爱”字改成一个“害”，伤害老百姓，像贼似地。那么要会作官的，拿老百姓都当自己的子女那么看；不会作官的呢，尽偷老百姓的钱，偷老百姓的东西，刮这个民脂民膏。所以作官，这个人要是好官嘛，老百姓就都得到利益；要是不好官嘛，老百姓就都受害了。所以这个作官的，也可以害老百姓，也可以利益老百姓。

（10）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这孔子说了，说“视其所以”：说你看一看这个人，他那个背景是什么。他所以然是什么？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看一看，“视其所以”。“观其所由”：你再观察观察他所行所作，他这种的行为，和他所说的是不是一样？是不是在那儿欺骗人？这就是“观其所由”。观其所由，就是看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到什么地方去。

“察其所安”：你再考察考察；考察考察他这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安心，他的这种意念，他的目的是在什么地方？察其所安，安到什么地方，就是放到什么地方。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说你要能这样一看了，就会看得清清楚楚地。那个人他那种阴谋诡计，他那种坏的思想、坏的行为，或者欺骗老百姓这种手段，他就藏不住了；你会认识他了。这“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就是你藏不住了。这个人他怎么能再藏得住呢？藏不起来了。

（11）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说是“温故”：我们已经学习的，旧日所读过的书，我们把它温习温习，就是念一遍再一遍。“而知新”：那么又会有新的道理发现，有新的这种知识明白了。所以“温故而知新”：你把旧有的学问，温习熟了它，你又能知道这个现代化的学问，又能知道这个科技怎么样进步，哲学怎么样理论。这一切一切都知道了，你也“可以为师矣”。“则可以为师矣”：你这样子就可以作一个老师了，作一个教师了，作一个教授了。你要如果那么懒惰，

自己也不学习，那就不够作师父的资格了，不够作教师的资格，也不够作教授的资格。你那儿尽在骗人呢。

（12）子曰。君子不器。

孔子又说了，说是“君子不器”：君子不像一个器皿似的。那个器皿，茶杯只可以喝茶，饭碗只可以吃饭。一切的器皿，它只有一样的用途，不能有多种的用途。可是这个君子呢，他作什么都可以的；他不像那个器皿那么死板板的，只可以装东西，旁的就不会了，这是“君子不器”。

所以我们一个人做事情，什么都可以做，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器皿，不是好像这个录音机，只可以录音。你叫它说话，得放那个录音带它才说；你要不放，它就不会了，要人来支配它。人是为万物之灵，可以支配一切的，而不是被一切来支配的。所以“君子不器”，你不要以为人就像一个器皿，人不是机器人。现在不是有很多机器人吗？人不是机器人。那个君子不是一个机器人；机器人虽然它能做什么事情，但是它没有思想，它不够脑筋，没有心的，所以君子不器。

（13）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贡问君子”：子贡是孔子一个学生，他问怎么样叫一个君子？你看，他大约听说“君子不器”，他还不明白，所以又问怎么才叫个“君子”。孔子就说了，说怎么叫君子啊？君子要先作了，先把自己所要说的话去作去，要以身作则；不能言而不行，不能说了不算，必须要言而有信，甚至于你做到了而不说；不是说了然后不做，就是先行。“先行其言”；我先要照着我所要作的事情那样去作。“而后从之”：而后才告诉人，这是君子。

（14）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又给他解释了，说什么叫君子？君子没有党的。这个“比”就是个党。君子是普遍的，是大同的，而没有党、没有派的，这叫君子。

小人呢，“比而不周”，小人就弄出一个党，朋比为奸，互相标榜；有一个党、有一个派，这是“比而不周”。君子和小人分别就在这儿。

（15）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又说了，说你学，也要来研究。这个“思”也就是个温习。你光学了不温习，“则罔”：你学多少又都丢了，又没有了，一点也不实在的，变成一个空了。“思而不学则殆”：你要单单考虑，单单温习温习，你不求进步，总是在那儿研究研究，这样子“则殆”：就很没有进步，很危险的；危殆了，就是靠不住的。

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每一个人自己要拿着孔子所说的话，设身处地回光返照，想一想：“我们对这种的道理，我们应该怎么样作？我们作学生的，是不是尽听老师读给我们听，教给我们以后，读完了书就不管了，到时候就是靠着老师？”不是的。我们作学生一方面受老师的教化，一方面也要自己勤力来读书，勤力来温习，这就叫“学而有思”。那么你如果不学，你单单思，单单去研究去，那是很危险的，很容易就走错路了，因为你自己没有基础；没有基础，盖上房子，很容易那个房子就倒下来。

所以我们人，在这个为学的时候是很要紧的，无论如何不能走错路，不能误入歧途，不能把自己这个路子走错了；一走错了，那耽误你一生的幸福。

（……）我们这个男女界，有哪一位愿意出来讲几句话吗？给大家增加多一点的这种知识。我们出家人，有没有谁愿意讲讲话？（……）愚痴的博士，怎么样，讲几句话吗？

这个“一日之计在于晨，一生之计在于勤，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这一天应做什么的，在早晨我们要有一个准备，这一天不要做错事。一生之计也不应该做错事；不应该做错事，我们要怎样呢？就要好好读书，好好学这个作人的基本的条件，把这个基础作好了它，将来你建立高楼大厦，它千万年都不会倒的；你基础不打好了，风大了也会刮倒了，雨大了也会塌了。

所以我们作人，要首先把我们人格建立起来。建立人格是什么呢？就要首先认清楚自己应作的事情。我们应作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是无知识的，我们要帮助这个无知识的人，我们要以先觉觉后觉。现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人，都在发颠发狂，都是犯了神经病了。全世界都在神经

病院里头那儿发狂呢！不论老年人，是中年人，是小孩子都发神经了。

怎么叫发神经呢？都是弄错了。错了什么呢？就是因为不认识这个基本的条件。基本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万佛城讲的，很平常的，五大宗旨：（编按：当时是五大宗旨；第六宗旨“不妄语”，是后来加的。）

第一不争：不和任何人去争。我应该得的，我得；不应该得的，我不要。这不争，不和任何人斗争，也就是不发脾气。

第二就是不贪：无论你是物质啊，是金钱啦，是宝贝，什么我都不贪。我应该得的，你要，我给你，我不贪。

第三我们就不求：不向外驰求，不向外边去找东西去。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的人格作好了；人格作好了的人，就少欲知足，没有贪欲心。没有一个财欲，贪财；没有一个色欲，就贪色；没有一个名誉的欲，就自己制造假名誉；没有一个好吃的这个欲；没有一个好睡觉的欲。财色名食睡这五欲，都不要了，这个有多轻松？走路，或是坐那儿睡觉，心里平平安安地，没有一切的恐惧发生。

为什么你有恐惧？为什么你那么不平安？就因为被这个财、色、名、食、睡这五欲所支配了。你认为这个东西是你所需要的，（这时一只鸟在外边叫，所以老和尚说：）它在那儿也来讲。它也是“师父”。那么这五种东西把人都弄得发狂了，所以我们不求，也不自私，也不自利。能以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无论哪一个人，要有这五种的思想，把这五个条件建立起来，这个人到什么地方都是平安的，到什么地方都没有恐怖的。

为什么你恐怖？就因为有争心，有贪心，有所求，有自私心，有自利心。你们各位都是很聪明，很年轻的同学，我希望我所说的话，你们把它醒着也研究，睡着了也研究研究，看看这是不是对的。我不能说一定是对的，因为你所见的，和我所见的不同，我们见与见呢，虽然说大致相同，但是这个思想不同了。

那么不同，我今天愿意把万佛城的宗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觉得对你们将来的前途有帮助的话，你就不妨“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

着那好的，我们要学它；见到那不好的，譬如杀人放火啊，吃毒药啊，这一些个不守规矩的事情，我们不要学那个。我们要学得规规矩矩，要学得这个人格敦品立德，要把我们这品行，好的品行建立起来。我们要学那个好的，不要学那个坏的。

你看这个社会秩序这么乱，都在发狂了。那么发狂，有没有药治呢？（……）这五大宗旨：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就是治现在神经病问题的一种良药。（……）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发神经。你们认为是对不对？看看这个世界的人类，都是在那儿干什么呢？（……）你们都是青年有志气的人，要对这一点要注意。

他们都在那儿发狂，我们是不是跟着他们发狂呢？我相信多数人不愿意跟着人发狂。不单在发狂，而且都得了绝症了，都有这种没有药可以治好的这种病。你看他贪心那么大，没有药可医的；瞋心那么大，没有药可医；痴心那么大，没有药可医。这个也在那儿争，也在那儿贪，也在那儿求，也在那儿自私自利，都是在那儿干这个事情。无论你是哪一党、哪一派，都是在那儿搞这个名堂。你要真能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这是现在起死回生的一种最好的良药，所以都不发神经病了。（……）

上人：…… OK.

弟子：OK. No questions. No opinions.（好了！没有问题了；没有意见了。）

这是《论语》为政第二，你们也随着我念。《论语》为政第二，念啦。（众随着念：《论语》为政第二。）

（念了几遍以后）上人说：这是《论语》，不是“伦”；“论”，议论的论──论语。《论语》为政第二。（众等随师又念了几遍。）

上人：这是这个题目，里边这个“论”了，这是《论语》了。这说“子曰”。（众等随念：“子曰”。）

（16）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17）由。诲女知之乎。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上人：“子曰。攻乎异端”（众等随师念了若干遍，均略之。）

上人：“斯害也已”（众等随师念了若干遍，均略之。）

上人：“子曰。”

众等：“子曰。”

上人：“由。”

众等：“由。”

上人：“诲汝知之乎。”

众等：“诲汝知之乎。”

上人：“子曰。由。”

众等：“子曰。由。”

上人：“诲汝知之乎。”

众等：“诲汝知之乎。”

上人：“子曰。由。”

众等：“子曰。由。”

上人：“诲汝知之乎。”

众等：“诲汝知之乎。”

上人：“子曰。由。”

众等：“子曰。由。”

上人：“诲汝知之乎。”

众等：“诲汝知之乎。”

上人：“子曰。由。”

众等：“子曰。由”

上人：“诲汝知之乎。”

众等：“诲汝知之乎。”

上人：“知之为知之。”

众等：“知之为知之。”

上人：“不知为不知。”

众等：“不知为不知。”

上人：“是知也。”

众等：“是知也。”

（反覆念了若干遍以后，又从头反覆念了若干遍，均略之。）

上人：“子曰。”

众等：“子曰。”

上人：“攻乎异端。”

众等：“攻乎异端。”

上人：“斯害也已。”

众等：“斯害也已。”

（从头开始，重复了几遍，均略之。）

上人：字都认识了没有？果陀，字都认识了没有？

弟子：（……）

上人：啊？认识了没认识啊？（英译……）

前边讲已经讲过很多了，这“为政”。“为政”就是学着怎么样作官，怎么样去治理国家，这叫为政。所以读书的人，都应该懂得怎么样治国。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就是去学习，去研究学习。“异端”就是旁门外道。在中国，所谓异端是什么呢？就是杨朱墨翟这个学说。杨朱墨翟，杨子——杨雄。这个杨子他什么事情都为自己，对自己没有利益的事情，什么事情他也不干，一举一动都要为他自己利益作着想。唯利是事，对于自己没有利益的事情，什么他都不做，就是自私；很自私的，“杨子为我。”

怎么样自私法呢？“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他把他这个毫毛拔下来一根，就一根毫毛那么多的，对天下人人都有利益，他也不干的。你看这个人自私不自私？

墨子呢？墨子是兼爱，也就是博爱。博爱，怎么样呢？“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从他头顶上，用一把刀砍到他脚底下，把他身体给分开了，“利天

下。为之”：他对天下有利的事情他要去做去。所以一个是“为我”，一个是“兼爱”。

兼爱，就爱人如己，爱敌人比爱自己还更厉害，所以这个“摩顶放踵”，从他头顶上，用一把刀砍到他脚底下，把这身体给分开；他自己无论受什么样的痛苦，只要对于天下人有利益，他也去做去，这叫“兼爱”。

在墨子那时候，那是列国的时代，就会造飞机。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这个飞机是现代才有的，觉得很奇怪。在中国列国的时候，已经有人会造飞机了。不过那个时候中国人保守，他不发展这种的工具。他一个人造，再就没有传给人，所以以后也就没有人会造了。还有三国时代那个诸葛亮，会造“木牛流马”。那个木牛流马造的就像现在这个卡车似地，那个机器，你人一转那个机器，它自己就会走了，也不用吃草，也不用吃饲料，就这么妙的。可是后人没有人发明，所以就都失传了。这是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就有这个。

这个“杨子为我”，连他父亲都不顾，这叫“是无父也”。“墨子兼爱是无君也”：墨子兼爱一切的人，他是没有这个君臣的分别了，弄得没有什么远近亲疏了。可是他那个并不是行菩萨道。他就懂得那个兼爱，那么究竟为什么兼爱呢？他也不知道，所以这叫异端了。

那么现在佛教这个慈悲喜舍，和他那个又不同。佛教虽然说行菩萨道，但是它都有一个因缘，还是有一个等级的，不是像他那样那么笼统颟顸，不像那样子。所以孟子才骂这个杨墨，说“杨子为我。是无君也”：他没有君父，没有君，也没有他爸爸了；他只为自己。“墨子兼爱”：他没有亲疏远近的分别，这个“无父也。”他拿人家都当他爸爸来看，这叫“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他说他也没有爸爸，也没有一个君王，没有一个长幼尊卑，都是大家平等兼爱。

他那个兼爱，也就是好像现在那个，大约像那个叶利钦（音。Oregon?）那个叫什么Rajneesh。那个Rajneesh的地方也不准结婚，但是许可人随便性行为。他那个兼爱，大约就有这种的成份在里头，这是一种邪说，这叫异端。

“攻乎异端”：就是学习这种的邪说。“斯害也已”：说这是有大的害处。这要是为政府的，许可人作这种的事情，这对国家有大害的，所以说“斯害也已。”“斯”，就是“这个”，这种的邪说，一定有大害处。听得懂了吗？你们这个大人听得懂这一句《论语》了吗？这是议论，就是讨论这个问题。懂了没懂啊？

弟子：懂、懂、懂。

上人：你懂了没懂啊？

另一位弟子：我不懂。

上人：你不懂啊？谁懂啊？（英译）

上人：唉！教这些个小学生，真是很难教的！很难教的，要有点忍耐心。你看我，费了这么多气力，他还说“我不懂”啊！

第二句这“子曰”，懂不懂啊？“子曰”，就是孔子说话了。“子曰”是孔子说了。懂不懂啊？你懂不懂？讲啊，这回懂不懂？

弟子：不懂。

上人：还不懂？你这“不懂学生”啊！你这个学生是个“不懂学生”啊！

“子曰。由”：这个“由”，就是仲由，就是子路。孔子称他一个名字，就好像说：“果陀！”

吾“诲汝知之乎”：说我教你，你知道吗？你知道不知道啊？他说：“我不知道。”（众笑）这是孔子那儿说了，说：仲由啊！“诲汝知之乎”：说我教你的道理，你懂不懂啊？他说：“不懂。”

那就说“知之为知之”：你要懂嘛，就说懂。“不知为不知”：你要一点也不懂嘛，就说不懂。他就“不懂”：大约游水游惯了，游水，往水里一跳——“不懂”（“扑通”的谐音），他挂着游水呢！“是知也”：说我知道了。是，我知道了。

哎！我再给你们讲一遍啊。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果陀，来，我教你。来来来，coming，我教你。你教他们，你看那个第一行“子曰”。你说“子曰”。

果陀：“子曰。”

上人：“子”，是谁？（没有回答。）孔子，“子”是孔子。来，我教你，我一定要教你懂了才得。好了，上来要懂，不要怕。来，上来；站好，来。你不要合掌，你要活泼天真。这个叫“子。”

果陀：“子”

上人：是谁？

果陀：老子。

上人：啊？

果陀：老子。

上人：孔子。小子，这是“子曰”。“曰”是说了，talking；“曰”是talking。“子”是Confucius，孔夫子。这个“子”是孔夫子，“曰”是说了，talking，这叫“曰”。这不是个“日”，这是扁扁的。“日”嘛，是这么样长长的这么样子。这个是“曰”。“攻”：“攻”是 study、study，talking。

果陀：study。

上人：我教你，你讲给他们听。你说：“‘子’是孔子。”给他们说。

果陀：“子”是孔子。（众笑。）

上人：啊！“曰”是 talking。

果陀：“曰”是 talking。（众笑。）

上人：嗯！笑什么？我这教我的；他也可以教你们。

上人：“攻”是 study。

果陀：“攻”是 study。

上人：哎！“乎”：“乎”是虚字，是在这儿没有什么意义的，没有什么意思的。“攻乎”：就是你学习异端。这个“乎”是语助词，帮助这句话呢。这个“异端”：异端意思 outside way, outside way，异端。“异”是 different，“异”is different。Talking。

果陀：“异”is different.

上人：“端”是 outside way, outside way.

（果陀大约没听懂老和尚的发音，故有人提醒说：outside way.）

果陀：哦！“端”is outside way.

上人：Like Mr. 杨、Mr.朱、Mr.翟、Mr.墨。Mr. 杨，like Mr. 杨、Mr. 墨。This is different name 啊，talking.

果陀：（听不清果陀说什么。众笑。）

上人：Outside way. OK?“斯害也已”：This is a big harming. This is“斯害也已”is big harming.

果陀：“斯害也已”is big harming.

上人：啊！OK. 你要胆。你不要怕，我要叫你来 going do, do teacher 啊！OK.

（由。诲女知之乎。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是“子曰”：就孔子说了，孔子talking.

果陀：孔子talking.

上人：“由”is仲由，仲由、仲由。“由”is people's name. People's first name is“由”. This person is called“由”, is people's name。

果陀：Somebody's name?

上人：Yes.

“诲汝知之乎”：“诲”is teaching. I'm teaching you. You understand? 你懂不懂啊？teaching，“诲”就是 teaching；我教你。“知之乎”：你知道不知道啊？You know? You don't know? “乎”是问，询问词。询问，就问一问你，你知道不知道啊？you know is not？啊！

“知之为知之”：你要知道嘛，you know is OK. knowing, knowing. “不知为不知”：If you don't know, you can say you don't know.“是知也”：我是知道的。I really know. OK.

你要 study, study teaching. OK? Don't like be scared of everything. OK? Make you have very strong wisdom. OK?

（18）子张学甘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闻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

上人：出来讲一讲，（……）能念，可是你们现在好几个人出来念，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现在能背得出来？读中文；你们跟着我来读。（英译。）

上人：《论语》。

众等：《论语》。

上人：为政第二。

众等：为政第二。

上人：子张学干禄。

众等：子张学干禄。

上人：子曰。

众等：子曰。

上人：多闻阙疑。

众等：多闻阙疑。

上人：慎言其余。

众等：慎言其余。

上人：则寡尤。

众等：则寡尤。

上人：多见阙殆。

众等：多见阙殆。

上人：慎行其余。

众等：慎行其余。

上人：则寡悔。

众等：则寡悔。

上人：言寡尤。

众等：言寡尤。

上人：行寡悔。

众等：行寡悔。

上人：禄在其中矣。

众等：禄在其中矣。

上人：子张学（……）一直把它活动；不是一定的，所以叫学生他琢磨不透。他找不着你的这个门径，那么他就要注意了。“子张学干禄”：这“干禄”两个字怎么讲？你头先讲的我也没听清楚（……）学着怎么样能求到禄位。

“子张”是孔子一个学生，他就向往作官，有这个作官的欲念，所以他就请问老师去了，说：“老师，我得怎么样能想什么办法，行一个什么贿赂啊，是怎么样才能作一个大官呢？”这“学干禄”：干，求这个俸禄；干，求这个爵禄：干，求去。

那么孔子一听，这个学生真是没有出息，是一个搞名搞利的。但是也不能不应付他，所以就设了一个问题，说“多闻阙疑”：你去集思广益，多多地用这个旁人的所听来的；可是那个有所怀疑的，就不要去实行。说这作官的方法得要怎么样子？你去“多闻”，就是各方面搜集、搜罗情报，作间谍。那么“阙疑”：那个有怀疑的，你觉得有问题的那个事情，你就不要说它。“慎言其余”：你就说的要很靠得住地，很真实地，没有一点可怀疑的，要

这样子，“慎言其余。”

“则寡尤”：这样你就不会有什么错了，也不会招来一些个怨尤了，也不会有什么麻烦发生了，这个“则寡尤。”“则寡尤”就是寡少这个错处。

那么“多见阙殆”：你也要多多去见识，不要闭门造车，故步自封，不要固执己见，你要“多见”，看见人家怎么样作。“阙殆”：那个危险的事情，你不要去作去；那个不合理的事情，你不要去作去，你保留着它。“则寡悔”：你作什么事情就不会后悔了，不会有很多烦恼发生了。“则寡悔”：你言语之间没有什么错处了，没有什么怨尤了。你这个行为也不会有什么懊恼，或有什么觉得很烦恼。这样子的话，“禄在其中矣”：你作这个官禄，你这个官位就会保得住了。这个，你一定就有官作了。

这是孔子教他的，所以说“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禄在其中矣”：那个禄，就在你这个言语之间和行为之间没有错误，那么就可以保留住你这个地位了。

今天讲的还是《论语》。这个《论语》就是互相谈话；你不要以为这个《论语》就有什么高深的意思，就是大家这儿谈论的这个语言。那么谈论，这都很随便地，很不加造作地，那么很自然地在那儿互相问答，互相讨论这一些个问题，所以这叫《论语》。

那么总起来呢，这在学校里可以叫亚洲文学；这是亚洲一种文化的产品。（录音带断。）所以你要写这个什么（录音带……）讲《论语》，是令人很笑的；不是笑《论语》。你这个就是包括在亚洲文学里头的一部份。那么人家问你，说：“你们的大学里头讲什么课程啊？”说：“我们讲《论语》。”你要单这么样一说，人家就觉得：“喔！你们知道的太少了。”你要说“亚洲文学”——这个《论语》在亚洲文学里头包括着。这亚洲，差不离的就是日本、韩国，乃至于新加坡、马来亚、台湾，这个亚洲的文学他们都懂。

所以，你们要懂这个大体上的这个意思。那么现在讲的是“为政”。“为政”就是讲怎么样去作官。这一类的“论语”，都是研究怎么样才能去作国家的一个好官，所以这叫“为政”，还是它属于这个《论语》的第二。

上人念原文：

（19）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20）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21）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弟子提醒：“施于有政。”）啊！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真把我气坏了，气得我都忘了；把我的《论语》都忘了。你说你的“功德”多大！真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

“哀公问曰”：哀公是鲁哀公，问孔子，就说“何为则民服”：怎么样子作法才能令老百姓佩服呢？一般老百姓才能不反对呢？问这孔子。“孔子对曰”：以下对上说，这叫“对”。“孔子对曰”：因为哀公是个皇帝，是国王，那么孔子是一个游学的一个学者，所以他就“对曰。”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直”，是选举出来这个直的，很忠直的这个人。“错诸枉”：把那个不忠直的，就是奸的。“枉”就是奸臣，就不用他。“则民服”：这样子你把那个正人君子选来作官，那个小人不用他，放到他一边，这老百姓就服了。所以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

“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说你要是举出来一个“枉”，这个不忠实的这个人，叫他当政，“则民不服”：这老百姓就不会佩服了，不会心悦诚服了。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季康子问曰。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说我令我这老百姓，又能恭敬，又能忠心，又能时时教那个不恭敬、不忠心的老百姓，也都来尽忠，也恭敬了，也作一个很好的国民、公民。“如之何”：这个得要怎么办呢？

“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庄”就是庄重，就是正，一个很正的，聪明正直。说你时时很严肃地，很庄严地。“则敬”：这个老百姓就恭敬了。“孝慈则忠”：你要教老百姓都要尽孝、尽慈；父慈子孝，这个老百姓就会忠于你了。“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举出这个善良的，善于教育的这个人、这个教育家，来教化这些个“不能”：不懂得教育的人。这就是“劝”了：这就是来劝勉老百姓。这是答覆季康子这个问题。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 奚其为为政。）

“或谓孔子曰”：这“或”就是或人呢；或人，就是当时一个不知道，忘了他姓名了。“谓孔子曰”：对孔子就说了。

“子奚不为政”：说你这样的学问，这样的道德，你怎么不去作官去呢？你怎不去从政，来给老百姓谋幸福呢？“子曰”：孔子就说了：“书云”。这个《书经》上说，“孝乎”：说这个孝道。“惟孝”：惟这一个“孝”字，“友于兄弟”：对兄弟都很友善地，很爱护地。这个就是作官了。既然这样子，那么何必又一定要去作官呢？“奚其为为政”：为什么一定要去再作官呢？

“施于有政”：你要能以尽这个孝道——“惟孝友于兄弟”，你用这种方法去教化人，这就是为政了。这就是“施于有政”了。“是亦为政”：这个就是一个从政的。“从政”就是作官的。“奚其为为政”：为什么一定要去有那么个作官的名呢？不需要的，我已经就是作官了。

你看！孔子也很会辩的，他没有作官，他说他作官了。这并不是打妄语，并不是说：“你偷东西吃了没有？”他很坦白地说：“我偷吃了。”要不坦白就说：“我没吃啊！我没偷吃啊！”这就是有个覆藏罪了；不单不坦白，这叫掩饰罪过，罪上加罪。所以你们谁造了罪业，要不忏悔，不认真忏悔，那是罪上加罪的，默默中一定不能允许你这样的，因果绝对不放过你的。

（22）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哉。

弟子提醒上人：“人而无信。”

上人：啊?

弟子：“人而无信。”

上人：哦！这个“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这个“车”字，读“居（ju-1）”，不是读“车（che-1）”，你们读书的人应该知道，我们说“长读（音）子车（ju-1）”，不是“长独子车（che-1）”。这个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车。叫子车（居ju-1），不是叫子车（che-1）。这个应该要懂得的。所以你念了很多书，一念，念的这个音不同了，人家就知道：“哦！你这尽念白字。”就知道了。

好像写字，这中国字很欺负人的。你写得好字，你就不认识字的，他也认为你这个人写字写得很好，是很有学问了。那么你要写字写得不好嘛，你就认识再多字，他也觉得你没有料，没有材料了。所以这个写字体，一定要好。

这个字体怎么样谓之好呢？字体本来有“欧柳颜赵”等。“欧”就欧阳修；“柳”就是柳公权；“颜”，颜真卿；“赵”，赵孟俯。那么这四大家写字写得都非常好。赵孟俯的字，是又有肉又有骨头；柳公权的字是有骨头没有肉；颜真卿的字是有肉没有骨头，好像很胖的，但是那个里头包着骨头不露；欧阳修的字呢，写得很秀丽的。这都很好的字，各有所长，就这四大家。

所以我们学中国文学，你要把字练习得写得很端正的，所谓“一笔不苟”：这一笔也不要叫它败笔，也不要马马虎虎就把它一笔写完了，这不能马虎的。所以学中国字，你就是文章作得再好，你要字写得不好，你考状元可考不上的，所以一定要写好字。

这个有小楷，有大楷；大楷就写大字，小楷就写小字，蝇头小字，就像那个苍蝇头那么大；苍蝇头那么大一个字、一个字的，但是都是一笔不苟，清清楚楚地。所以这是中国文学才有这样子的情形。

好像，这个果真也大学毕业，也得到这个 master degree，有硕士的学位，可是中国字写得不好；写得不好还不算，他还自己造字，自己造出的字谁也不认识。怎么样造字呢？这回我到加拿大，我发现他写这个……（上人对果镜说：你看他，这个果镜，你看他写那个果，那个翻译得不太好，帮一帮他把它重翻译过，看他原来那个翻译的不好，都把它重翻译过，不能“认旧罐”（音），他那个已经……）

（录音带断……）弟子的讲解……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这个“子曰”，就是孔子说。孔子说这个“人而无信”：作人一定要有信用；要是说话不算，没有信用，“不知其可也”：不知道他如何，其可也。人一定要有信用；没有信用的话，就不知道他能怎么样。好像大的车没有輗，小的车没有軏。这个车前边有块横木头，拉着好推走。假如这个车没有这个东西，“其何以行哉”：它怎么能走呢？就好像人，一定要有信用；没有信用的话，一定行不通的。

（23）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那么头一段就说的：“子张问。十世可知也。”这一段是问礼，子张问“十世可知也。”“世”就是一代一代的。“十世可知也”：经过这十代才可以知道。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殷的礼是从这个夏礼来的。“所损益可知也”：“损益”就是损失和增加，可以晓得。“周，因于殷礼”：周是从这个殷。“所损益可知也”：则损和益可以知道。“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或者继这个周礼，虽然经过百世，也可以知道。

（24）子曰。非其鬼而祭者。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孔子又说了，你要祭这鬼神，一定是那个人要祭的鬼神；不是这个鬼神而祭的话，是一种谄媚。“见义不为。无勇也”：见着义一定要做；不做的人，是“无勇也”，没有勇气的。“见义”，是见着义的话，一定要勇猛去

做去；假如你不去做的话，就因为没有勇气。

上人：很好，very good.（录音带断。）简单地讲一讲。经过我们这个刘老夫子给解释得很好，我所以就省了很多力气。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人，作人一定要重这个信，还要重这个义。这个“信”就是信用。不失信于人，就是不打妄语。这个“信”就是不打妄语；你要是“不信”，就是打妄语了。所以说“人而无信”：你要尽打妄语，谁也不相信你了。谁见着你，他说：“哎！这个人讲话都是假的，不实在的。”没人相信你，你什么事情也行不通，所以“不知其可也”：不知道他能干什么？“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大车无輗，小车无軏”似地。

那个大的车上边，没有“輗”那个小木头；那个小木头，可是很重要的。小车，那个小车虽然是小，但是要没有那个“軏”；有那个“軏”，那个车可以站住。这个“輗”往前拉，那个“軏”呢，大约就是要停住；就那个马要停那儿，他一碰那个木头，坐到那木头上，那车就站住了：好像是这样子的。

总之就是能走，不能走的一个问题；行得通，行不通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人相信你，没有人相信你的问题。你要有信用，就有人相信你；你没有信用，就没人相信你。有人相信你，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好了；要没有人相信你呢，你做什么事情也做不好的。“不知其可也”：不知道他能干什么。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张这个人，大约也是欢喜神通的，愿意知道过去未来的事，所以他就问孔子，说是这个从现在往后算，要算到第十个朝代，或者一千年以后的事情。一世算一百年，一千年以后的事情能不能知道呢？“子曰”：孔子就说了，说“殷”，就是殷朝。殷纣王的时候就是商朝，也叫殷；这个商汤王、殷纣王。那个夏、商、周三朝，那个殷又叫商。

那么这个“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它所增加的和减少的，就是它用的，和不用的这个礼。它所用的这种国家的礼仪，或者它不用的，自己又设立出几个新的礼来。这个损益，也就是新旧，也就是新陈代谢的意思。

新的添上了，旧的去了；或者旧的保留着，新的也不添了：这叫“损益”。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这个殷朝就是商；这个夏就是商汤王接着。那么殷朝是继续夏的天下，它所用的礼仪方面，或者增加，或者减少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就是“所损益可知也。”它增的什么，减的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周因于殷礼”：周朝，就是周武王得天下以后建立的朝代。“于殷礼”：他是根据殷朝这种礼节，来或者添多一点，或者减少一点，“所损益可知也”：我们也都知道的，我们都可以查得出来的。那么“其或继周者”：因为当时孔子那时候，周朝还是周朝天子；虽然周朝末了，但还仍然是周天子，所以他说，将来继承周朝这种礼仪的这个国家，是怎么样呢？“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虽然就到百世，也可以知道这种的制度；这种的礼，都可以知道的，都可以推究出来。“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怎么叫“非其鬼”呢？这个足见当时就很多人祭祀鬼神，就是变成一个多神派。所以那时候一定耶稣也快要出来了，要提倡这个独神派，提倡这个光棍子神这一派出来了。所以，他也或者听见孔子这么说过，说“非其鬼而祭之”：说不是正直无私的这个鬼，你要祭祀他，“谄也”。这你就是谄媚，也就是你给他贿赂，也就是你向他那儿去给他封个红包，去买通他，这“谄也”，谄媚鬼神。这叫谄媚，你不应该祭他。

你为什么要祭他？你祭他，你不是谄媚他，是干什么？好像那个狐狸精啊，黄皮子啊，你去到那儿给它叩个头：“保佑我发财。”喔！它就一高兴，“好了，让你捡着一块金子。”这是谄媚鬼神得来的，这没有什么大意思。这样得一块金子也是等于粪土一样的，里头没有价值。

“见义不为。无勇也”：说是见着这个“义”，就是你应该作的事情，治世之宜。你应该作的事情，你要不作，那就是没有勇气；你不应该做的事情，你要作，那就是发狂。你应该作的事情，你不去作，那你就不负责任。“无勇也”：你根本也不能判断是非，这是“无勇”。就是你不能判断这是

非，处事处得不当然，你没有一种仁勇。

这个“勇”，是包括“仁”字在内，不是单单就那“一勇之夫”，“拔剑而起，挺身而斗”那种勇。这是“大勇”：大勇是“智仁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道也”，这是天下一个很通行的一个道路，所以这个勇，就包括智仁勇。有智慧就有仁，有仁就有勇。

今天简单讲就这样了，你们愿意再往深了研究，这个理论是会很广泛的，就“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我就是知道这么多，我就讲这么少。

（录音带断）我们要学法的人，凡是有人教我们，无论世间法和出世法，都应该这么毕恭毕敬地来求法，拿这个法要当回事；不是好像作戏似地这么敷衍了事，苟且塞责，或者就走形式。这必须要毕恭毕敬的。至于过去所讲《论语》，不需要请法，因为它是一个世间法；可是我们要真正明白法的人，世间法也就是出世法。“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所以那么今天又开始请法了，就不必矛盾，其他人也不必就说：“喔！这个不必。”他已经在那儿请了，你这个弄得很难看的。那么他就不必，可以在他请完了以后告诉他，也不必在这儿这么样子就告诉他。

尤其这请法，就是出世法和世间法，这都不是什么不对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对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明白这一点。“世间一字师”：就是受人教我们一个字，我们都应该永远不忘了。（录音带断。）那么天天教你们这些个世间的学问，和出世的学问，都不应该看得这么简单，马马虎虎地来走形式。请法这个人是代表所有的人来请法，你要能请法，将来才能说法。因为你请人家说法，将来你就会说法。你为什么不愿意说法呢？就因为以前你不请法。所以这都是有前因后果的一种关系。那么这一点，人人都应该知道的。

（录音带断。）……嗯？你在某某地方行为怎么样子，我不管你！你要到这儿改邪归正，可以的。你为什么到这儿还这么样子？你说说看！我这个地方是可以马马虎虎混的吗？我要收你这样的徒弟，我车拉船载多得很呢！人都会来。收你一个偷吃东西的，天天跑到厨房；那个老鼠都是你引来的，

你知道吗？你变成一个老鼠精、老鼠王了，你这个活着就一个老鼠的样子。我这个地方，你不可以这么耍无赖。你听见了没有？你以为我这儿和你们开玩笑呢？有你这么一个“大老鼠”，我怎么能去赶那个小老鼠？人说：“你的徒弟都是老鼠，都来这儿吃东西。你怎么叫我们走。怎么可以的？这讲不通的。”……

这个库房和斋堂，除了吃饭的时间，谁也不可以进去的，这个锁匙应该锁上它。只有一个人可以开那个门，到时候要开，旁人谁也不可以有那个锁匙的。（录音带断）里头，谁也不准随时随地跑到库房、斋堂去的，谁也不准去的，就是锁不锁也不准去的。你们这些个，都变成又馋又懒的馋鬼、懒鬼，都变成“老鼠”了。

（……）结斋以后那可以的，那不算的。结斋以后，你没吃饱，可以再吃一点，就不要单独一个人，跑到那个地方特意去偷着吃去。（……）我看这不是你一个人，我看很多人都是结斋了之后，还是在那儿吃东西，嗯！这个可以通融的。

你有什么了不起，你那么贡高我慢、自满！你什么事情你超过人，说一说看？凡是尽想吃东西这个人，绝对不会修道了；要是你会修道，绝对不会尽去偷东西吃。……

泰伯．第八

论语白话解选辑

上宣下化老和尚讲述

泰伯第八

◎宣公上人于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开讲于美国万佛圣城妙语堂

【编按】

1983年上人应弟子之请讲解《论语》。初始，上人拒绝，说是有人会毁谤，会说是讲外道，讲世间法。后经弟子再三陈请而答应。从此，每上课前由弟子先抄一段课文在黑板上，由上人讲解。

后来上人选了一位弟子担任助教。之后，每开讲，先由助教领大众照黑板念中文课文及其英译各三遍。然后助教面对大众背念中、英课文各一遍；背完则简单消文。完了由男女两众数人上台讲解。

上人为训练弟子讲法，开始时让弟子自动上台讲解。但因无人回应，不得已改用抽签方式，让出家在家、男女弟子轮流各抽数人上台讲解。抽到的，上台后先就黑板上的中、英课文各念一遍，也可不看黑板而背念，然后转身坐下对着大众讲解课文。因此，人人有机会学习讲法。

上人又恐抽到的弟子，在自己讲完后即不再用心听讲，因此在四众弟子轮流讲完后，又让男女众各抽一人上台作评论。人人可抽到签而担任评论，因此从上课开始到结束，人人都聚精会神注意听讲，不敢疏忽。对作评论上人也立有规矩：

（一）不可提名道姓说某某讲解人讲得如何如何，只可按顺序提第几位讲得怎样怎样，第几位又讲得怎样怎样，以免令人胡生妄想。

（二）不可笼统地说是讲得好或不好。好，不说好，要说出讲得对的地方；不好，不说不好，要指出错在什么地方：不能笼统地说是讲得好或不好：那过不了关。

待弟子们评论完毕，上人再作总评。啊！这可是弟子们久待的一刻！因此无不注目凝神，洗耳恭听。

可惜不出上人所料，不久噪声四起，上人因此打住了这门课，只讲到〈子罕篇〉。弟子们对上人的课，那真是又盼又怕！上人为训练弟子讲法，其挖空心思循循善诱的精神，时至今日仍让人思念不已。本录影带即为上人当时上课的片段。

现有网友发心将影片内容誊写出来，方便佛友们在观赏之余有所对照，进而从中得到更多的启示，能对上人教化弟子的精神有所领会。

影片来源: http://www.drbachinese.org/online_video/index.asp@offset=30.html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方才有人说，禹王是给人做样子，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他并不是给人家做样子，他是给他自己做样子，他自己要学圣学贤。并不是摆出架子给人家看，叫人家怎么样。他自己先要躬行实践，大禹王可以说是实践家，可以说是工人阶级，可以说是工巧的发明者，他有工巧明，不是某一本书上学来的，他就是以真诚来感动一切。

他这一生为人，没有旁的，就是“真诚”两个字。由他治水可看出，三过其门而不入，启呱呱而泣，他也不管。他以国家人民的生命为他的责任！所以他要负责任，就没有儿女私情。他真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因为他有这样的胸怀，所以大舜把天下让给他，他避而不受。可老百姓都拥护他，他走到什地方，就跟到什么地方，把他缠的没办法摆脱，所以他就含辛茹苦，又勉为其难的工作。

“菲饮食”：这个菲，是菲薄的、很随便的、不注重的，不讲究饮食，有什么就吃什么；没有吃的，就饿一顿也不要紧，不拿饮食当回事。并不是说他拿不好吃的东西给人家看，连他自己都不看，他自己都不知道吃的什么。他要是专门给人家看，他就不是圣贤了，他想摆个样子，摆个不馋的样子，这种揣测的思想，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我说他是至诚，他志不在饮食。“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编注：语出《论语里仁篇》：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吃饭，有营养的我多吃一口，没营养的我就不吃，这样的人一辈子也成不了圣贤。这样的人，就成为馋鬼──会吃的鬼。

修道的人，你饮食放不下，色就放不下；色放不下，财就放不下；财放不下，名就放不下；名放不下，利、自私、打妄语，什么都来了。你有修行、没修行，看你吃东西，就看的出来，还用摆什么架子。专门拿好东西吃的人，不用问，这个人一点道心也没有。有道心的人，好吃、不好吃，有没有味道都不知道；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注意，不把吃看重了。菲饮食，不是说要有多少菜，所谓“富家一席酒，穷人半年粮”。

“致孝乎”：上致君，下泽民。致，就是用心把事情做好。“致孝乎鬼神”：鬼神，方才门居士说是阴阳二气。小而言之，是阴阳二气；大而言之，就是浩然正气。而致孝，就是尽我们的诚心，你不管有没有看见鬼神，不要说等我看见。你还是人，还有臭皮囊包着，你怎么看得见鬼神？

不是谄媚鬼神，说：“鬼啊，神啊，保佑我中马票！保护我发大财！保护我无本万利！保护我的小孩中状元，长大做总统啊！鬼神你真灵啊，快帮我啊！”这是谄媚。 鬼神一看，就说：“臭！臭！你快离我远点，你这身臭气，简直臭不可闻。”鬼神是干净的。……